
Co-China 周刊
NO. 190
2015年2月17日
破旧立新
——寻找更好的可能
論壇
我在中國
Co-China

编者的话

我们即将告别马年，也将告别这份电子周刊。

由于媒介环境的剧烈变化，以及 Co-China 团队自身的调整，Co-China 周刊将于春节后停刊。我们将在羊年带来全新的项目和产品。

感谢大家在过去四年中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近 200 期周刊中，我们探讨的主题涉及公共生活的各个面向。我们坚持践行创刊时的愿景："被消失的文章重获关注，被删改的文章完整展现，被忌讳的话题得到讨论，被热炒的话题得到冷静分析" 。我们从一杯咖啡反思公平贸易；在活熊取胆事件中探讨动物伦理；当张悬在演唱会举起青天白日旗，我们回顾政治的语境；当艾晓明手持剪刀半裸上身的抗议照被攻击，我们反问谁怕女性身体；我们在南方周末新年特刊事件，以及香港、台湾的重大社会运动爆发时，提供更完整的信息、视角；我们在国际政治云诡波谲时，梳理最及时的事件轴线……

在周刊的最后一期里，我们在过去诸多主题中选取了三个主要的面向：社会转型、言论管制和日常生活，针对昔日曾经关注的话题，分享值得关注的最新情况。社会转型方面，范云的访谈介绍了台湾第三势力公民力量组党，开辟议会新战场，从边缘走向中心；林怡廷的文章介绍了缅甸民主改革的最新情况。言论管制中，我们关心如何突破对新媒体控制。日常生活方面，我们的脑洞已经容不下人工智能的最新突破，中国的女权新生代手持长剑已经刺破不少禁区。无论社会、个人，都在寻求突破和改变。

我们无可选择的和大时代的遭遇，只有不安于自己的小确幸，坚持在各种层面突破、改变，才能不致陷入无知、被动、放弃，不致隔绝急剧激变的外界，不被大潮流裹挟。我们必须敢于触碰、认识现实的创伤性内核，而不是迷失在无所不在的虚拟幻觉。只有在真实的冲突和艰难的磨合中，作为社群的我们，才可能更好的在一起生活。

祝各位读者新春快乐，我们将在另一些地方重逢。

目录

















【转型】

林玮丰：第三势力走向战国风云 ——范云专访



林玮丰：台湾风传媒作者，曾修读社会学和性别研究。始终认为媒体没有中立这回事，用自己的观点说故事。

“我们不能够每次都期待有大型群众运动，还是必须要回到体制的改革，包括政治力量的改变，主要工作就是改造国会。”

2013 年底，民进党前主席林义雄、司改会前执行长林峯正、中研院研究员黄国昌等人，便规画成立第三势力新政党。就在学运后，「公民组合」正式诞生。然而，「公民组合」于 2014 年正式成立后，如今成员却已分组不同政党。以林峯正、闪灵乐团主唱 Freddy 为主的「时代力量」已于今年 1 月组党，另一方面，公民组合理事长范云则与团队计画在 3 月另组新政党。

《风传媒》日前专访范云，请她谈谈投入公民组合组党运动的初衷、组织新政党的理念，以及当初林义雄邀请她加入的来龙去脉，此外，第三势力的「战国时代」来临将如何牵动 2016 国会选举？以及 3 月筹组的新政党，有什么想法和行动，在此次专访中都有提及。

目标两大党不过半

期望改变现今政治版图

风传媒（以下简称风）：投入公民组合的机缘为何？

范云（以下简称范）：我一开始就是 30 个发起人之一。其实，从太阳花运动看到整个公民社会的动能，我想我们能在这个时间点，让这么多被触动的公民转化成更积极的力量，成为国会改造的力量。当然，我们不能够每次都期待有大型群众运动，还是必须要回到体制的改革，包括政治力量的改变，主要工作就是改造国会。

我在去年 9 月担任理事长后，积极投入公民组合运作，大家理念上都是支持要有新政党组成，先前之所以都未公开组党的进程，主要是希望在准备好之后，再向社会说明。

风：为什么会选择出来组党？



范：如果看台湾历史，每 20 几年就会有一个新的组党运动，而民进党也 20 多年了，越来越没有进步的口号和内容。记得过去民进党在不同的地方选举中，都会有一个共同的、进步的诉求，像是早期的福利国等等，可是现在越来越看不到了，所以我想，会有那么多人要参与新的组党运动，代表改变的时间点到了。

当然，会参与组党运动的人，都是因为对蓝绿不满。我们看到蓝营长期掌握国会阻挠改革，民进党让人感到越来越没有进步思维，也欠缺新价值，还有看议员选举的腐化和政二代现象…所以现在新政党力量出现，除了希望未来要让国民党不要过半，也希望能改变现有政治版图。

范云认为，会有那么多人要参与新的组党运动，代表改变的时间点到了。

统独已成假议题

「不被收买」才是问题

如果从民调来看，造成蓝绿分野的统独议题已慢慢成为假议题，因为支持统一仅剩 10%民意。既然「台湾认同」已不是争议，传统蓝绿那条分界的线，其实就是假议题。就两岸而言，更严肃的议题是在中国影响下，如何「不被收买」，这个问题甚至是跨越蓝绿界线的。

所谓「不被收买」，其实包括台北市府最近的弊桉话题、地方议会选举买票，都让我们看到，小到议员被收买、大到跨海峡的收买，都是台湾政治文化问题。

我们要做的是共同募款，透过小额募款、财源公开透明，改变根本的政治文化；也要和候选人制订严谨的公约，希望他们在从选举到当选，都能有不同于传统政治人物的政治风格，不再花时间跑红白帖，在地区用他们的理念跟公民沟通。

所以对我们而言，第一个是思考，如何有一个新的政治力量是「不被收买」的；另一方面，若我们想改变这个政治版图，让台湾政治议题内部能有新的轴线出现，我想这样的「新政治力量」，会是比较长期的 10 年计画。

能否有一个不只是关心政治民主、还包括社会及经济民主，也是一个积极保障弱势权益的新政治力量，这是我们这些人参与组党运动的原因。

台仅存在政治民主

社会、经济都该民主化

风：外界一直很好奇，公民组合的核心理念价值是什么？打算如何去做？



范：台湾的民主目前只是政治上的民主，但我们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都还没被民主化。在经济部分最清楚，如果我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工作，根本无法买得起房子安居，而政治参与也会是受限的，没有真正的自由，因为所有时间都要为五斗米折腰。台湾的财团对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力，比我们一般人高很多，例如我们看到顶新集团、台北市诸多弊桉的例子。所以，如何能在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民主化，这是过去蓝绿都并未好好着力之处。

范云说，台湾的民主，目前只是政治上的民主，但我们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都还没被民主化。

我们提出的理念，还包括对税制的根本反思，因为目前中产阶级、受薪阶级是国家主要税收来源，这并非一个公平正义的税制；而房地产一直无法实价课税，这点蓝绿都做不到，但我们却看到政府在税制补贴上一直向财团倾斜；另外，受僱者完全没有机会与老闆协商工时和薪资，人们都在忍受长工时低薪资。所以社会民主、经济民主会是我们重要的核心概念。

另外，我们核心价值也包括对弱势的想法。各个政党常说要多元，但看他们对于弱势常是「施捨恩惠」的态度，并不是「看到差异」，而是假装没有这些差异，等到弱势者发出声音后，他们觉得有社会共识了，才给他一些恩惠式的权益。我们主张国家应积极保障弱势者的权益，这也是我们想要倡议的核心价值。

风：林义雄扮演的角色是？牵线邀你加入担任理事长吗？

范：要讲「牵线」也很奇怪，我是认同林先生「要有一个新政党」的运动，所以投入这个工作。我当初在 1997 年回台湾做论文时，那时他要选民进党主席，游说我出来帮他助选，包括我们的伙伴陈尚志也是核心幕僚，那时的口号「执政是民进党的责任」，就是我们一群朋友共同想出来的。认识林义雄之后，我们彼此有很好的信任关係，他总愿意去思考政治改革大方向，在政治的人格和努力上，我觉得有这样的人，愿意把他的力量放在比较艰难的改革工作，这是满正面的。

不过我想，林先生的风格是，他不会直接的参与（政党运作），他比较像是 1 个监督者或敦促者的角色，比社会外界的标准都更严格。

年轻人投入第三势力

盼出现引领台湾变革新力量

风：公民组合当初的成员分组不同政党，有什么不同之处？未来还有合作空间吗？



范：对这么多人愿意投入如此艰困的政治工作，我们应该感到很高兴。第三势力更蓬勃、更百花齐放，或者你要说是「战国时代」，我想这是一个好事吧，一方面代表大家对蓝绿的不满已到了极限，二方面代表大家会去思考社会需要怎样的政治诉求、人才、团队，我想我们应该去促成、催生这样的力量。

其实，公民组合并不是 1 个政党，我们算是 1 个以组党为目标的社会团体，催生了第 1 个、第 2 个政党，确实就你们看到的「时代力量」先组党，我和另群朋友也会组成另个政治团队，时程不同。我们会等准备好之后，再向社会完整介绍我们的理念与行动，时间进度大约会在 3 月中。

我现在说我们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好像要去说别人的缺点。对我来讲，如果能找到一个长期议题经营、有政治潜力的工作者，而且能说服他参与这项政治工作的话，我觉得是我们这边满关键的面向。

毕竟再好的理念，也要透过人才才能够传递出去，而且这个人才是愿意在地方做一个组织者的工作，能够把其他有兴趣、有热情的公民组织起来才行，我们期许自己从创立开始，就能够好好朝这个方向经营和发展。

目前看到有许多年轻力量都愿意投入政治工作，这是件满好的事情。如何能够让他们不会只有蓝绿选择、有个未来 10 年能引领台湾变革的新政治力量，这是目前我们所努力的方向。

风：时代力量组党，我们看到有一群关心法律人、人权工作者出现，那你们这边有什么成员呢？

范：目前还没有打算公布，因为 3 月才会正式成立。不过我可以透露，包括有优秀的女权律师、长期投入同志运动的工作者、新移民女性运动工作者、学者、还有关心不同议题的 NGO 界朋友、318 运动积极参与者、长期关心校园劳动权益的青年学生等等。另外我们有位成员，曾经在澳洲绿党做组织工作 1 年，他（她）现在回来成为我们优秀的组织工作者，负责组织设计。

3 月正式成立时，我们就会公布第 1 波区域候选人名单，届时也会有一系列的活动，同时召募积极志工、公民和政治工作者，这是我们很重要的行动。

对我们来讲，这个团队到底长成什么样子、如何筹组团队、我们要的是怎样的候选人，这是现阶段正在进行的重要工作。因为人才的理念是什么、政治风格是什么，对我们来讲是最重要的，当我们把这部分对社会宣告时，相信会吸引同样想法、对政治风格有期待的朋友，加入我们行列。



区域立委不该跑红白帖

公民组合寻找「有理念」的人

风：你们如何提出候选人？范云自己规画参选吗？

范：我现在比较像是 1 个组织者，工作包括我们应该找怎样的候选人、内部组织如何运作；不过要讲参选，我个人不会排除任何的可能性。

目前我们优先考虑的其实是区域的候选人，主要寻求在议题上长期的工作者，另外未来我们至少 10 席区域候选人当中，希望至少要有一半是 40 岁以下的年轻人。

1 位我们的成员严婉玲，有从野草莓到太阳花的经历，先前也是经济民主连合（原为赖中强召集的「反黑箱服贸民主阵线」）的执行秘书，她是位优秀的人才，正在严肃考虑要不要投入区域立委选举。另外像是中正大学政治系的老师陈尚志，他是高教工会非常核心的重要发起者，这个组织对于工运或高等教育都是很大的突破，长期关心工会受僱者权益的问题，同样也在考虑参选。从这 2 位就知道，我们所找的候选人在他过去议题的努力、理念及民主素养上，都有非常清楚的历史，都是值得信赖的候选人。

范云表示，对于参选，「我个人不会排除任何的可能性。」

风：你们想找专业的社会议题工作者参选区域立委，这样的人才过去常在政党不分区名单中看到，如果到区域似乎常被批评是空降，该如何说服选民？

范：选立委毕竟跟地方议员不一样，投票并不是希望他们帮我们跑红白帖，或者做地方层次的服务，这应该是地方议员做的。事实上，理念和政策对 1 个国会议员而言是相当重要的，要代表人民到国会裡进行改革的。我们是新的政治力量，也相信会有一定的人认同我们所选出的政治人物，也期待会有对政治的不同想像。很多蓝绿传统国会议员的地方服务处，事实上所谓政治理念的部分几乎也消失了，我们想做的是理念的工作，也是一种新的政治方向。

按现行制度，大家想像蓝绿以外的第 3 个力量有点困难。事实上，这些区域参选人会是我们在地方最重要的理念传播者，也是政治文化的改造者、草根组织的工作者，要让该地的民众感受到新政治、新政党的主张。目前我们正在努力寻找的，都是不同议题方面专业的工作者，因为理念只有在选战的过程中才能被看到。

短期目标，蓝绿如果能够因此被被迫进步，当然是一件好事，希望他们改革速度能够更快一点。长期而言，我们要去培育新的一批政治人才，因为也看到蓝绿在政治人才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包括推第 2 代出来参选。我想，如何让年轻人或专业工作者觉得他可以没有任

何包袱、不需要走传统政治人物的方式，可以投入政治、改变政治文化，这也是我们希望能够突破的。

是否与绿合作？

范云：理念相符才有合作空间

风：整体而言，如何看待第三势力的竞合关係？有人主张「应该与民进党联合起来打倒国民党」为优先，能否同意？

范：2016 选举会看到许多不同力量，除了我们，还有绿党、基进侧翼等等，某种程度都反映了我们对传统两大党的不满，这个新的组党运动应该看成第三势力的百花齐放。在这过程中，理念相同的当然有可能有合作空间。

其实对我们来讲，2016 的目标可能是蓝绿都不过半，可是现实是蓝营长期主导国会，所以我们会选择优先到「蓝营有优势的选区」，因为我们认为有机会说服蓝营支持者。对他们而言，过去的选择是两党择一，但传统蓝绿分野其实是 1 个假的分野，当然绿营的支持者也是我们要去耕耘的，可是我想我们在选区的选择会让大家看到，我们有企图心想要改变传统的政治轴线。

所以，如果只是去思考小党只在抢攻绿营既有选票，反而是个没有突破性的想法。第三势力的空间其实很大，在选举过程中要去做的，就是让选民看到有好的理念的政治工作者。这一、两年，第三势力有这么多的力量，更代表传统蓝绿是让大家并不满意的。

范云指出，第三势力的空间其实很大，在选举过程中要去做的，就是让选民看到有好的理念的政治工作者。

相关链接：

Co-China 周刊 184 期：“后”时代的力量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林怡廷：缅甸：谜样的改革（上、下）



林怡廷：台湾独立记者，前《阳光时务周刊》台北特派员，兼任文字及摄影，目前专注观察东南亚区域民主化及地缘政治。

> **没人能真的信任缅甸政府这出自导自演、让国际瞩目的民主转型大戏，只是这一切的幻灭，在 2015 大选阶段性验收的前一年来得太过凶猛。**

上

上个月中，我的缅甸朋友，《The Irrawaddy》出版集团（伊洛瓦底江，缅甸最重要的河流，象徵孕育土地的母亲河）的创办人暨总编辑 Aung Zaw，寄了份声明给我。

那是《The Irrawaddy》针对缅甸政府资讯部要求更名的回应。1962 年奈温将军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民选政府建立社会主义路线的军人独裁政权后，就在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改造，文字便是其一工程。1989 年军政府将缅甸 Burma 改成 Myanmar，把仰光 Rangoon 改成 Yangon，现在登盛（Thein Sein）政府则以违反「拼音规范法」(Adaptation of Expression law)为由，要求这个国际驰名、做为缅甸报导权威的媒体集团，除了保留品牌商标外，必须将沿用 22 年的名字「Irrawaddy」，改为符合官方拼字标准的「Ayeyawady」。

这次《The Irrawaddy》坚不退让的正式回应，让我想起去年九月泰国清迈凉爽的 Ping 河畔，Aung Zaw 跟我提及此事时突然升高的语调，「门都没有，」他睁大自己的咖啡色眼睛，长鬘在南风中飘散，好似呼应对缅甸政府的愤怒。

Aung Zaw 是缅甸知名的流亡者之一。1988 年缅甸人民起义（1988 People Uprising）的学运份子，当年 20 岁的他是仰光大学学生，军队镇压示威后，他被捕拘禁、遭到刑求、逃亡到泰缅边界的丛林打游击战，并在 9 月军政府政变后流亡到泰国。

1993 年他决定在曼谷创办一份英文刊物，将军政府统治下的缅甸真实处境，揭露给国际社会。「Irrawaddy」是 Aung Zaw 选用的名字——流亡者只能在梦中重返的母亲河——他刻意沿用旧式拼法，那意味着一位抗争者重要的姿态，他不愿承认政变后象徵戎装的绿色政权。



这个当时极为简陋，只用黑白影印机出版的半月刊，冒着极大风险报导将封锁在独裁统治下的缅甸现状报导出来，「国家的敌人 The enemy of State」名声不胫而走。《The Irrawaddy》很快成了国际了解缅甸事务的重要管道，1996 年因为安全理由，总部迁到泰北的清迈。

2011 年登盛总统上台后高速推动政治改革，隔年流亡 24 年的 Aung Zaw 得以回家，而媒体也解禁了，这个曾经只能秘密流传，拥有就会坐牢的地下刊物，拿到政府的出版执照，2012 年 8 月终于在仰光成立办公室。《The Irrawaddy》从黑白影印的地下刊物，到一本定位缅甸及东南亚区域视野，深度及质感兼具的综合时政杂志，拥有英文版的月刊以及缅文版的周刊。这个当年 25 岁的流亡者，22 年前不曾想像自己会建制一个在缅甸发行、一百多名员工的媒体集团，清迈办公室那一片风格演变的杂志封面牆，浓缩了过程的漫长艰辛。

去年我在泰国清迈採访 Aung Zaw 时他便透露，登盛政府 1 月就曾要求集团改名，到了年底，资讯部以执照更新做为筹码再次施压，期望在缅甸境内业绩和销量蒸蒸日上的《The Irrawaddy》，会因为近百名在仰光办公室的编辑业务团队而低头。

这不是缅甸政府的唯一刁难，去年 10 月《The Irrawaddy》网站遭到骇客严重攻击，而同样的压力，也在去年出现陆续出现在一些缅甸记者身上。去年 2 月及 4 月，陆续有些记者因为揭露政府贪腐等极度敏感的调查报导而被捕，最重被判刑 7 年。5 月由记者组成的示威要求新闻自由及保护记者，10 月底一名独立记者在缅甸东南方被政府军队法外处决。新闻自由度比几年前严重倒退。

缅甸新闻自由恶化，政治改革进展趋缓，2014 年的种种迹象，再度引发所有观察者近年的共同疑惑：难道缅甸的民主转型只是一场戏？

这场民主大戏始于 2010 年。年底翁山苏姬获释、2011 年军政府解散、缅甸总统登盛上台后推出一连串的政经改革方桉，特赦政治犯、废除新闻审查、公开政府预算、会见翁山苏姬…一连串大动作，成功让充满戒心的西方世界解除经济制裁。2012 年国会补选，翁山苏姬领导的反对党 NLD（全国民主联盟）大胜，翁山苏姬站上国会议台。2014 年初，缅甸确定成为东盟 ASEAN 的年度主席，重回国际舞台。

20 年来，缅甸在西方制裁的困局中，高度依赖中国的援助。中国除了出口价值超过 14 亿美元的军事装备给缅甸军政府维繫政权，国家及民间资金也大量涌入，投资矿区、港口等天然资源及基础建设。几年前在中缅边境的密松水坝投资桉叫停，便是 1988 年以来缅甸最大的公众行动，也是民间社会对中国这类资源掠夺式投资的最大反弹。



虽然军政府曾公开声称与中国的「兄弟」关係，但多数缅甸专家相信，军政府因为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山穷水尽，尤其 2008 年纳尔吉斯风灾造成 14 万人死亡，不得不打开大门让西方救援进入，也进而引发了这场改革的契机。

过去中国对缅投资佔了缅甸外国总投资的三分之二，是仅次于泰国的缅甸第二大贸易伙伴，然而缅甸政府藉由政治及经济开放的「转型红利」，搭上美国重返亚洲的政策，在美国、中国于东南亚的地缘政治角力中，引进西方资本平衡过去单方面依赖中国，延续了因为民不聊生而苟延残喘的政治生命。

下

「如果这些政治改革成功，美国将会获得一个新伙伴。」欧巴马在去年 11 月二度访缅前接受《The Irrawaddy》独家专访时表示。他一再强调美国会紧密观察、介入协助 2015 年的大选是「普及、透明和可信」。

但军队隐身在背后的登盛政府也清楚，民主转型是国内外压力下不得不走的道路，一旦转型成功，执政党有失去政权后被清算的风险。

2012 年国会补选，NLD（全国民主联盟）在 45 议席中赢得 44 席，使得我的缅甸朋友都确信，军政府早已失去民心，若 2015 年有场真正公平的选举，必定政党轮替。而军方要如何让改革可控，来确保政治生命的延续？另一方面我们都记得，这个军政府的不良纪录是，1990 年的大选，在翁山苏姬带领下 NLD（全国民主联盟）大胜，军政府不承认选举结果，并软禁了这位民主领袖长达 21 年。

事实上，没人能真的信任缅甸政府这齣自导自演、让国际瞩目的民主转型大戏，只是这一切的幻灭，在 2015 大选阶段性验收的前一年来得太过凶勐。

一开始极度配合登盛政府的翁山苏姬，为了加快改革脚步和登盛总统密谈，饱受密室政治交换的批评。为了选票，她的言论日益保守，她不对缅甸严重的少数族群人权议题，激进佛教徒杀害穆斯林的宗教问题发表意见，让许多支持者对这位走下神坛，光环褪色的精神领袖失望，「她太过政治考量。」一位缅甸记者朋友跟我说。

然而眼看修宪（2008 年军政府推出的新宪法）工程无法落实，「未来总统的配偶与其子女的配偶，都必须是缅甸公民」的翁山苏姬条款，让这位 69 岁的民主 Icon 顶多能成为国会领袖而非总统，去年底，翁山苏姬才像个初梦乍醒的天真小女孩，「我们的改革在颠踬中前进，」她在东协高峰会前，欧巴马将二度访缅之际，召开国际记者会向西方社会喊话，「我想要挑战那些谈论政改很多的人，这两年有甚么重大改革？」



翁山苏姬的呼唤正是缅甸改革派的焦虑，「目前缅甸情势正在严重倒退，」Aung Zaw 在去年底于纽约领取 CPJ（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新闻奖的得奖演说上，也尖锐批判欧巴马访缅时对于「改革为真」的定调，「有时我们担心，我们的国际友人往往粉饰我们某些生活的真相。」

所有的缅甸改革派收起乐观，但也极力避免掉入虚无的悲观——依旧愿意在沮丧中抱持谨慎的希望——他们深知唯一让独裁政权假意成真的方法，唯有公民社会展现出势不可挡的改革意志，媒体第四权紧咬不放的监督，以及善加利用「境外势力」。

去年 11 月中欧巴马来访前，正值独立记者被杀的话题沸腾，《The Irrawaddy》不断追踪报导，抛出人权议题要西方世界持续对缅甸转型关注的热度。「我们都在一个游戏局裡，」熟知美国政治的 Aung Zaw 跟我说，「民主党在国会选举失利，欧巴马必须寻求外交成就来转移焦点。」Aung Zaw 如同许多流亡海外的缅甸自由派，懂得利用国际关係、地缘政治的现实，多年来一直藉着国际关注最终促成国内改革。

无论如何，众人心中的谜团，终于来到答桉即将揭晓的时刻。2015 年的第二天，1 月 2 日缅甸联邦选举委员会正式宣布，政改后的第一次国会及总统大选即将在 10 月底或 11 月初举行。虽然翁山苏姬所属的全国民主联盟（NLD）尚未确定是否参与（2010 年包含 NLD 等多数反对党都拒绝参与大选），但今年还是观察缅甸民主化最关键的一年。1988 年反抗军政府的人民起义之后，等待 27 年的缅甸是否能真正转身？

「我不会等待着观察（Wait and See），我会介入着观察（engage and see）」，Aung Zaw 说。

一个多月了，《The Irrawaddy》依旧不放弃和当局斡旋，我不确定这个缅甸民主化重要的推手之一，22 年来「介入的观察者」可否度过这次难关。对一个刚建制妥善，运作渐入佳境的媒体集团而言，《The Irrawaddy》现在的处境不可谓不凶险，但肯定不是最艰难的时刻，而我不悲观，就如我对于缅甸的未来。因为实地走访缅甸，许多事实和细节都一再说明，改变已经发生，难以回头。

仰光的贩夫走卒都热烈讨论政治，关心国家未来，公民社会的抗争、媒体充满活力。和习近平上台后，权力收拢，大规模拘捕反对派，中国公民社会此刻的压抑和黑暗、媒体严重自我审查和媚俗相比，缅甸政改撑出的一点空间，让媒体成为许多理想主义者最适切的位置。

不只是 Aung Zaw 和《The Irrawaddy》，我在仰光拜访的许多记者、媒体人，无一例外对自身监督、介入缅甸民主化的积极角色深信不疑。他们以谨慎的乐观，见证自己国家站在



历史的十字路口，齐心促成转身。将时间拉长来看，漫长的黑暗在此刻还是见到些许光亮。

而我挥之不去的仰光印象，还是《The Irrawaddy》的办公室。这个 22 年的媒体丝毫不见老态，编辑室依旧热烈、蒸腾得生气勃勃。

在《The Irrawaddy》克难却充满朝气的缅文部门，一位被指派参加翁山苏姬国际记者会的年轻记者，脸庞发散着兴奋的光。我在一片漆着粉绿色的牆，看见一面窗，窗外是成群飞过的乌鸦，以及残旧的荫了历史之光的仰光。牆上一张白纸用蓝色奇异笔写着：「We are nothing but true story tellers. 」

我的心因默念着这段字句而微微振动着。

（本文部分经费由台湾国家文艺基金会赞助）

相关链接：

Co-China 周刊 175 期：亚洲与民主之缘：战争，殖民与回归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吴国伟：吁求公民社会——雨伞运动下和平之子的自由连合

“

我们必须将在个别政策范围成功堵截恶政的经验伸展，比如在保安事务、交通事务、教育事务、医疗、青年等等，都要有深度研究的政策单位，慢慢进化成为独立、全面监察政府，及保证政策对市民有利的民间政策研究单位。

”

吴国伟，春天教会宣教师

对于雨伞运动，我有几点总结，想跟大家分享。先讲前路，再谈自身。

（一） 运动方向

中大做了一个研究，以电话调查，随机抽样访问了超过 1000 人，读过社会科学的朋友应该知道，香港有 700 万人口，随机抽样 1000 人可以得到相当精确的推算。研究结果说大约有 120 万香港人参加过不同形式的佔领。大家不要少看这个研究结果，这是香港开埠以来，应该只有 1989 年的六四前后，才会有这样多的人参与一个社会运动，而佔领，应该比签名、静坐、游行等等，要求参加者付出更大的成本。可以说，黄丝已经出尽全力。

效果如何？平心而论，中央三度大闸分毫无损；689 政府不单止没有退缩，政府连日来的政治检控，正是秋后算账；主流媒体紧跟中央；跟学生谈判的官员消失在政改议题了；警暴全无退让；保皇党再次跑出来继续协助 689 将黑白颠倒……

120 万人参与连续两个多月的佔领无功而回，可见大量的人数及强大的力度，仍是此路不通。更何况，所谓「落区」原来只是公民团体从来使用的网络，泛民区议员、立法会议员地区办事处等等非常惜身，「深耕社区」在人数及影响范围，非常有限；社区交流的结果，亦如教会传福音，并不能以理性对话去改变政治信仰。我们可以短期内将雨伞运动的人数倍增、原意付出的政治成本倍增吗？

（二） 公民社会

我常常以东欧民主化的关键因素来参照自己的社会运动，就是公民社会。简单来说，公民社会强大，民主化及民主之后的社会公义，就有更大的保障；反之，即或偶有「群众性事件」可以阻截暴政，「一鸡死一鸡鸣」市民亦很快掉入极权魔爪。

事实上在撤出佔领区之后，689 政府乘着公民社会的疲累，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推出多种剥削市民而自肥的政策，包括长远房屋策略、自愿医保、「慈母」警目得到升迁、公务员上级加薪下级冻薪，最近又闻要换更易被警方甚至北京取得个人资料的智能身份证……这些监控市民、抢夺民产的恶政，市民几乎全无招架之力，泛民政党在议会暴力之下的无能，亦早在七月时，由吴亮星强行通过东北发展方桉而揭露无遗。我们还有反抗能力的，只有一小撮进行深度研究的政策单位，在高度精密的计算下，巧妙运用媒体与政策官员的利益差异，大肆暴露政策官员必须自救的弱点。然而这些独立而弱小的单位，好像我们春天教会长期关注基督教与政权的勾结，于媒体发出先知之声，得到的重视非常有限。

公民社会必须壮大，我们才可以打败极权机器。十年前我听说南韩有两个非政府组织非常强大，一个有关公共政策的，天天跟政府对着干，开记招发表独立的政策回应，不同政党立场也尊重研究结果。他们有一万会员，每人每月定额捐款 500 大元，合起来每月有 500 万元营运费，足以有一座多层办公楼，让百多位政策研究人员可以安心战斗。另一个是有关环保，同样月捐 500 元，会员达五万人，同样得到市民支持。

我相信香港的民主化，必须伴随公民社会的实质性壮大。120 万人不都是政党党员，也不都是民间团体成员。我们必须将在个别政策范围成功堵截恶政的经验伸展，比如在保安事务、交通事务、教育事务、医疗、青年等等，都要有深度研究的政策单位，慢慢进化成为独立、全面监察政府，及保证政策对市民有利的民间政策研究单位。

（三）告别单子化的社运文化

其实雨伞运动的强项，并不在人数众多，甚至是抗争形式的激进，而是市民愿意付出更多，无论是创意、金钱、物资、知识、时间、行动力等等，都远远超过一次性的七一游行，又或者六四晚会。如何将这种愿意付出的「平等分享」精神、「公民捐献」的公民文化，深化成为建构公民社会的强大资源？这是我们迫切面对的。

公民社会的核心就是公民之间必须的理性交流，然而这项重要的价值却在今次运动付诸阙如，所谓「没有大台」的反运动，从反对雨伞运动内的权威发展到反对运动内的形势分析及行动策略的理性沟通，实在要狠狠检讨。

就以我们春天教会为例，在 928 转化成为佔领运动之前，我们组织了约廿人在数月前开始摆街站宣传，一边推广真普选公民提名的福音，派出约 4000 单张；一边招收了大约廿名愿意在佔中时支援的义工。四十多名支援者在 9 月 28 日几乎全部转化成行动者，进驻佔领区之后，两个月间再没有回来开过会！有些甚至因为形势判断或某些个别事件的不同立场而从此消失。时至今日，我相信这些「分裂」的原因，只是不够时间分享讨论而已。

当然我们很明白这个运动是史无前例的，而参加这个运动的朋友亦可以算是「社运 BB」，这种高度个人化的行动者，如果要成为公民社会的一份子，必须学会与不同意见的人沟通，以及最重要的是将其他行动者视为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而不是计算行动能量的一个换算单位。

我们使用 facebook、blog、新媒体，然而这些主要是发声渠道，是单声道的，跟资讯交流、观点互补、回应批判、综合拓展等等的思考水平很不一样，更遑论深化公民价值、形构优质典范这些审议式民主文化。直接说，我们需要更多研讨会，而不是多一个新闻平台。

假如一个有相同信仰的基督徒组织在行动时也遇到这些问题，我相信成千上万的行动者身处的团体，亦存在强大的分裂危机。有危有机，我只希望大家要是真的要离开原生团体，也不要掉入单子化的资本主义文化中，那是肯定更加没有希望的。

我们准备好自己成为真正的伞下公民了吗？

相关链接：

Co-China 周刊 171 期：“爱国爱港”背后的民主困境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扬-沃纳·穆勒（Jan-Werner Mueller）：埃尔多安和民粹主义悖论



> **埃尔多安的选举承诺和他的执政表现之间无法达成前后一致。这些人物一开始攻击反对派的腐败，指责他们绑架国家，打造为自己服务的集团，不顾普通民众的利益。但是，掌权后，他们也会依样画葫芦，将国家视为他们或他们所在政党的财产，参与（或至少放任）腐败。**

扬-沃纳·穆勒（Jan-Werner Mueller）：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维也纳人文科学研究院访问研究员。

埃尔多安在土耳其首次总统直选中获胜，此是意料中事。埃尔多安深得民心，且自 2003 年成为总理以来，他的经济成绩十分漂亮。但他也是个民粹主义者，日渐收紧对国家和媒体的控制，妖魔化一切批评者—包括昔日盟友，比如流亡海外的古兰。

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和已故的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等其他民粹主义领导人一样，埃尔多安的选举承诺和他的执政表现之间无法达成前后一致。这些人物一开始攻击反对派的腐败，指责他们绑架国家，打造为自己服务的集团，不顾普通民众的利益。但是，掌权后，他们也会依样画葫芦，将国家视为他们或他们所在政党的财产，参与（或至少放任）腐败。

通常，这一显而易见的伪善并不会妨碍民粹主义者的选举前景，埃尔多安刚刚大获全胜就是明证。这是为何？

与许多传统智慧相反，民粹主义并不是由某个特定的选民群体（比如中下阶层）或迎合普罗大众的简单政策（如自由派观察者常常指出的那样）定义的。反之，民粹主义是一个彻底道德化的政治概念，而民粹主义者是这样一种政客，他宣称自己—也只有他自己—真正尊重群众。如此一来，他就可以把一切政治反对者归为邪恶的伪善者。

民粹主义者假设：人民有一个真切的以共同利益为目标的共同意愿，而真正的人民领袖—如以“国家意志、国家权力”为口号的埃尔多安—能够认识和实施这一意愿。因此，民粹主义者不但反对精英主义；也必然是反多元论者，从而也是反自由主义者。他们的政治永



远是极化政治，将真实世界中的公民分割为纯粹的、道德的人民和不道德的其他人—埃尔多安称他们是“叛徒”。

在民粹主义者眼中，任何类似于“合法反对”的东西都是不可存在的。反对领袖就是反对人民。而根据这一逻辑，反对人民的人必然自绝于人民。

这就解释了为何去年夏天格齐公园的反对者示威反对埃尔多安建设购物中心时，被埃尔多安称为不配做土耳其人。这也解释了他在今年早些时候接受其所在的正义和发展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令人震惊的话：“我们是人民。你们是什么？”

人们常说，当选后的民粹主义者根本无能力治国，或迟早会暴露出无力胜任。根据这一观点，民粹主义政党本质上是反对党，而光是反对是无法治国的，因为你无法反对你自己。

但世事并非那么简单。民粹主义者通常所采取的治国风格恰恰是他们指责此前的执政者所做的。他们攫取一切可以攫取的权力，厌恶制衡，用裙带关系把持一切政府部门，用赏赐换取支持者的忠诚（只有他们的支持者可以获得赏赐）—政治学家称之为“大规模裙带关系”（mass clientelism）。比如，奥地利极端民粹主义者海德尔（Jorg Haider）愿意拿出 1000 亿欧元赏给街头的“他的人民”。

当然，所有政党首先都要巩固自己的票仓。民粹主义政客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们可以道貌岸然地公开这样做。毕竟，要是他们的支持者是真正的“人民”，那么其他人就不配获得这一地位。

同理，民粹主义政党总是十分乐意奴役国家。毕竟，既然只有一个政党真正代表人民，那为什么不让国家变成人民的工具呢？而当民粹主义者拥有起草新宪法的机会时，他们为什么不借此打击根据定义必然是由人民的敌人（常常被指责为外国势力的走狗）组成的反对派呢？

这就解释了为何民粹主义政府的裙带关系和腐败不会影响到领导人获得选民的核心支持。这些行为被认为是为道德的“我们”服务的，打击的是不道德的或外国的“他们”。

因此，自由派的信念—只要曝光民粹主义者的腐败，就能让他们名誉扫地—完全是徒劳的。他们还必须证明，对绝大部分公民来说，裙带主义根本无法带来好处，而缺乏民主问责、功能紊乱的官僚主义和被腐蚀的法治精神会在长期伤害人民—所有人民。

（本文由 Project Syndicate 和维也纳人文科学研究院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作者是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维也纳人文科学研究院访问研究员。）



相关链接：

Co—China 周刊 98 期：查韦斯与向左的南美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言论管制】

卿子矜：测试：微信如何审查内容

“

随着 GFW 的升级和对 VPN 管制的出现，能顺利翻墙的大陆网民在迅速减少，将那些被防火墙封锁的消息传至墙内的可能性持续下降。

”

卿子矜，“泡泡网民报告”作者

随着 GFW 的升级和对 VPN 管制的出现，能顺利翻墙的大陆网民在迅速减少，将那些被防火墙封锁的消息传至墙内的可能性持续下降。此般状态下，对墙内平台的审查管制则进一步令传播能力大打折扣，舆论空间急速萎缩。从去年 8 月的《微信十条》到今年 2 月 4 日出台的《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管理规定》，短短数月内，中国最受欢迎的社交平台，在法律上受到了一步步的钳制。纽约时报中文网在 2 月 4 号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共产党强硬的审查策略，越来越多地暴露出他们对于自身应付公众不满情绪能力与日俱增的焦虑”。

由于中国大陆存在的 GFW 封锁了很多全球知名媒体网站，用户使用大陆平台转发被封锁网站上的文章或讯息一般情况下有四种选择：1、做成长微博；2、截屏发图；3、使用镜像链接；4、复制粘贴在“笔记”或“便签”应用上，以文档链接形式发布。本网近日在微信上做了以下测试，逐一验证这四种方法在当前管制程度下的可行性。

1、做成长微博

做长微博的工具不少，但大部分是国内开发的，它们天生带有关键字审查，含有敏感词的文章或段落会被显示为无法上传或发布后自动被屏蔽。于是，一些境外网站设置了自带的长微博生成器，比如以新闻和时政评论为主题的自由港。自由港建立不到一周便被 GFW 封锁了，此后用户将文章转发到墙内平台时大多会选择使用“生成长微博”发图片的形式。

2 月 3 日，本网邀请多位身在大陆的微信用户将一篇题为《Wu Tun’s Ai Can’t Be Here t-shirts for Ai Weiwei》的文章生成长微博图片发布在微信朋友圈，结果显示：图片均被提示“无法上传”，且多次验证，结果如一。上述用户发布其他图片（如猫咪或美食）

均无障碍，证明非账号本身问题。分析认为，或与微信的图片审查有关——图中含有敏感词条“艾未未”。随即再请身居香港的用户发送该长微博图片，步骤同上，却很轻松的发布成功了，且大陆用户也可见。推测认为，图片审查的确存在，或许以 IP 所在地区分不同对待。

此后，又选择了同是来自于自由港网站的另外两篇文章，一篇题为《中美 8 律所围攻阿里最高检官报曝改差评利益链》，首发于南华早报；另一篇是《郝明义：他们到底所为何来？ ——哭后藤健二与 James Foley》，转载自唯色博客，均以长微博图片形式发布至朋友圈，结果显示为所有用户可见。这样的结果只能暂时理解为：“艾未未”词条在微信审查过滤器内，而“唯色”和“阿里巴巴”或许不在其中，且被屏蔽的原因与被封锁网站（如自由港）本身无关。

另，在敏感时段针对敏感人物名（或图像）以及事件的屏蔽有可能存在特殊。本网曾有报道，“周小平”高度敏感时期，时政漫画家变态辣椒的相关作品，在微信朋友圈无法顺利发布——海外用户发布，大陆用户看不到；大陆用户发布，只有发布者自己和海外用户可见。

有关长微博监控，泡泡的一位读者，匿名向泡泡爆料说，国内顶尖团队已开发出直接将审查系统接入长微博的技术，虽然相对于纯文字审查速度有所减慢，但直接部署在带审查产品的服务器所在地：

长微博监控也即图片监控确实有开发，主要思路为 OCR 提取文字信息转为纯文本后接入现有审查系统，OCR 模块很 nb，国内顶尖团队开发，文本型长微博通吃无压力，对于漫画内文字、图片迭加文字、较规整的手写字体等有干扰的类型也有着极强的识别能力，也就是说只要在审查时接入该模块，所审查的内容是带文字的图片还是纯文本没有太大区别，都可以很好的被审查。弱点是计算量相对于纯文字处理大了几个数量级，单幅图片处理速度约秒级@普通刀片服务器，但是有做分布式设计，实际使用中部署至服务器群后速度会有大幅度提升，系统直接部署在待审查产品的服务器所在的机房，不存在集中的审查中心。早已验收，部署规模未知。

该读者表示，出于安全考虑，不提供信息来源，但“保证所说的都是真的”。

2、截屏发图

利用一些支持滚动截屏的工具截图，其效果等同长微博。如：FS Capturte 、PicPick 等。但如果微信的图片审查真的存在，那么截图发布的结果也会如上。目前无法确认的是，微信后台究竟设置了哪些“敏感词”，会不会随时变更，以及针对敏感时段敏感对象

的处理是否存在相关规定（规则），以及详细内容是什么。当然，长期观察、测试会能找到一些规律。

3、使用网站镜像链接

本网在 1 月 10 号的测试发现，邀请多位大陆用户在微信中打开泡泡网的镜像链接，通过右上角的分享按钮将一篇题为《洗脑和反洗脑抗争》的文章发送至朋友圈，结果显示，只有发布者一人可见，包括海外用户，均不可见。第一步测试，选择发布的同时评论一句话“解析周带鱼的昆明之行”，特意将墙内已知敏感词“周带鱼”加进去，结果是可以发布，但仅发布者自己可见；第二步测试，不加任何评论，只用分享按钮发布链接，但结果依旧如上。结论：屏蔽针对的是链接本身，与分享评语中是否包含敏感词，没有关系。第三步测试，复制上文链接，直接粘贴在文字发布框内，不通过微信自带的分享按钮，结果显示，所有人都可见。参与同类测试的还有另外三个链接：2 月 3 号，“张尧学和他的透明计算”；1 月 30 号，“推特上的五毛外宣”；1 月 27 号，“云极权和大数据维稳”。结果显示，只有“云极权”一篇可以正常显示，此外两篇均被自动屏蔽了。从测试的时间线上看，能正常显示与否没有准确日期为界。而同一篇文章，分享到群聊和私聊中，无障碍。推测认为：微信的内容审查很可能存在“过滤器”，且它有可能是装在分享按钮上的，并只阻断通往朋友圈的分享。

4、复制粘贴在“笔记”或“便签”应用上，以文档链接形式公开分享

比如大众型笔记应用“有道云”早已被证实存在关键字审查，测试中可以事先将有可能“敏感”的词条字间加分隔符、或以其他语种/拼音/谐音/字头大写字母代替，处理后再上传容易被屏蔽的文章，这样就相当于暂且不考虑应用本身的关键字过滤影响，结果显示，可以在朋友圈发布，且所有人可见。但随后一段不固定时间内，有些文章会被删除，可留存时间的长短与文章本身的敏感程度、发布时间点是否处于敏感时段等因素，存在一定关系。

上述测试文本在私聊和群聊中分享也无障碍，但若内容被删除，则是同步的：不管是分享在朋友圈还是群聊、私聊，甚或个人收藏，内容都会消失。

推测认为，微信的内容审查目前为止主要针对的还是朋友圈，或有应对网信办监管之意。早在去年五月，微信管理部门就已经设置了限制传播能力的红线：“个人好友+关注公众账号+所在群数量不能超过 5000 人”，但即便如此，也无法拦截微信用户将所见消息转发到墙内外各大公开社交平台上，同时朋友圈存在一定程度上既有的辅助传播能力，于是对内容的限制仍然被认为是“必需”的。



微信“处处惊心”

转发敏感内容并不比原创更安全，使用微信与使用微博无二致。去年 8 月 6 号，据维权网报道，西安维权人士罗光明因转发了一条关于新疆莎车消息的微信，遭到行政拘留五天，手机被扣押；另有大陆民主维权人士郭春平在去年香港占中抗争期间转发声援香港的微信消息，遭当局威胁。此外，群聊也并不私密，同是维权网报道，去年 4 月 2 号，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数位成员被杭州市公安局国保传唤。警方的询问中包含谭凯先生设立的名为“民主大同思想研讨”的微信群中的聊天内容。如假设，没有群成员走漏消息，那么群聊的私密性就是不存在的；如假设当局及微信后台没有能力将所有微信群全盘监控，那么监控定位重点则很可能是针对“高等级敏感人士”的存在，比如上述消息中的浙江民主党人士。如果上述假设均不成立，也就是说，当局已有能力全盘监控（或以传统的过滤关键字形式进行审查），那么结论只会更可怕。

从公众号实名到普通号实名

官方在去年 8 月出台的“微信十条”管制措施，明文中显示针对的是微信公众号，并没有提到朋友圈内容以及群聊内容。微信公众号的注册需要实名制，也就是说，在一个公众号在出现之初或已经暗含附带了一定程度上的自我审查，但管理部门似乎完全不考虑公众号持有者“自我审查”的可能性存在，依然制定了苛刻的内容限制和管制条例。据 1 月 21 号陆媒报道，在去年的运动式净网中，微信封停了 8.5 万个“违规公众账号”。这其中究竟有多少是因涉敏而遭封停的，并没有详细说明。

1 月 13 号，陆媒引述中国网信办移动网络管理局负责人徐丰的话说，根据官方在 2014 年底对即时通讯工具进行的复核结果显示，目前微信用户真实身份注册的比例已经超过 80%，而其他的即时通讯工具的真实身份注册比例都在 90%以上。2 月 4 号官媒报道，《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管理规定》出台，适用于“机构或个人在博客、微博客、即时通信工具、论坛、贴吧、跟帖评论等平台注册或使用的账号名称”。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按照“后台实名、前台自愿”的原则，要求使用者通过真实身份信息认证后注册账号。该规定将于 3 月 1 号起开始实施。尚且不知届时未实名已注册的账号会不会被停用。规定同时要求用户昵称不得伤害到国家安全。

微信推出后不久就改版为只能使用手机号注册，也就相当于私人用户几乎一经注册就已经被实名制处理了，监控、追踪易如反掌。近期出台的“反间谍法”中包含对言论和传播言论定罪的可能性、“反恐怖法”中包含对言论和思想定罪的可能性，外加各种网络管制条例多方面层层围堵，因言获罪的门槛在极大程度的降低。



微信、微博这类国产应用要生存，就只有老老实实配合审查同时严格实施自我审查这一条出路，控制内容、控制传播、去媒体化只是初级阶段。微博的命运就是一例。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2014 年 12 月，中国微博用户规模为 2.49 亿，较 2013 年底减少 3194 万，腾讯、网易和搜狐等昔日“门户”纷纷减少了微博的投入。微博的衰落与管制直接相关，并与党宣专属账号的滋生几乎同步，以大清洗加占领为基本手段、以重夺网络舆论主导权为目的的网络管制，又怎么会放过微信这块迅速膨胀的“肥肉”呢？如今的微信，“最具影响力公众号”榜单中名列前茅者大多为官媒所拥有，近日朋友圈已在插播广告，下一步会不会插入“中国梦”海报、习大大语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呢？

相关链接：

Co一China 周刊 74 期：镣铐中的新闻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IS 的网络圣战

“

面对 IS 等极端份子的社媒攻势，也为网络社媒公司提出了传播管理上的难题。从现有的政策构建来看，twitter、facebook、Youtube 之类的社交媒体网络公司，针对如何应对极端情况的政策仍然尚未成型，标准界定也并不清晰。

”

1 月 12 日，当奥巴马正在向美国人民发表网络安全讲话的时候，他大概没有料到，与此同时，自称来自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以下简称 IS）的黑客劫持了美国中央司令部的 Twitter 和 Youtube 账号，数十名美军士兵的个人信息及宣传 IS 意识形态的视频被公开。

不同于以往管理混乱、结构松散的恐怖组织，IS 显然非常精于现代化管理。兰德公司的智库报告指 出，IS 拥有一套与现代公司非常相似的运作模式，包括复杂的官僚体系、完整的晋升机制、招募机制、“圣战烈士”家属的抚恤机制，等等。除此之外，IS 深谙 社交媒体之道，活跃于 facebook、twitter、Youtube 等多个平台，通过它们来输出意识形态、招募新成员、动员线下恐怖活动。

网络哈里发国和它的“网络圣战”

在入侵了中央司令部的社交媒体账号之后， Twitter 上出现了一条帖子称，“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网络哈里发国在继续它的网络圣战。”

2014 年 8 月，IS 发布了美国记者詹姆斯·福利（James Foley）遭到斩首的视频，并在网上迅速传播开来。这次高调的攻势颇有些向西方正式宣战的意味：一场关于的社交媒体战争正在 IS 和西方国家之间拉开。

IS 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社交媒体战略。以 twitter 为例，根据 IntelWire.com 编辑伯杰（J.M. Berger）多年来的追踪研究，twitter 上有数千个与 IS 有关的账号。这些账号包括：自称武装人员的用户，自称是支持者的用户，还有一些账号表示他们与 IS 无关——这被认为是一种规避 twitter 审查的策略，撇清关系能帮助他们避免账号被封锁。这些账号大量转发彼此的 twitter 信息，并向各类政府账号、媒体、名人发送信息，附带的内容包



括：宣传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文字、恐怖活动的图片（如斩首图片）、甚至是对美国的威胁。

普通美国社交媒体用户也通过社交媒体来“反抗”IS。华尔街日报曾经报道，当 IS 支持者使用标签 #amessagefromisistous（译：“ISIS 致美国的一条信息”，ISIS 是 IS 在成立初期的名称缩写）来发布一张背景为白宫、前景为 IS 旗帜的照片时，许多美国人也用了同样的标签，展示美国的军事实力。这样，当 twitter 用户在搜索#amessagefromisistous 时，就不光能搜索到 IS 的威胁照片，也包括许多美国人回击的言语和图片。当詹姆斯·福利被斩首的残忍图片在 twitter 上流传开来的时候，#ISISMediaBlackout（译：“ISIS 媒体屏蔽”）的标签也同时流行起来，告诉人们应该停止传播斩首图片，转而传播詹姆斯·福利的生活图片。

“社交网络比清真寺更有号召力”

伯杰认为，IS 不仅注重内容的生产，也特别关注内容的传播，他们曾邀请营销、公关和视觉产品专家共同出力，保证“诱人”的信息以“合法”的形式出现，以获得最广泛的传播力。

例如，IS 在 Youtube 上发布的视频画质通常都非常高清，发布的频度也非常高。相比之下，另一个恐怖组织——基地组织则“逊色”得多。它的领导人本拉登在东躲西藏的那些年里，只能定期向少数电视台传送视频，通过模糊不清的画面向外界发声，这也大大影响了它的传播力。

根据美国战略安全情报咨询机构苏凡集团的一份报告，迄今为止至少有 3000 名中东国家以外的公民奔赴中东加入 IS，他们大多为出生在 1980 年以后的年轻人，既有在西方国家长大的穆斯林也有非穆斯林。他们在西方国家大多处于社会的边缘地带、缺乏认同感，通过 facebook、twitter 和一些中东本地社交网站了解到 IS 的理念和现状。伦敦大学国王学院高级研究员西拉兹·马赫认为，在现代社会，社交网络比清真寺更有号召力。

为了更好地吸引年轻人，IS 甚至还特别开发了一款名为“圣战模拟器”的游戏。从它的预告片来看，这款游戏模仿了当下流行的计算机游戏“侠盗猎车手”，但改换了角色。在“圣战模拟器”游戏中，玩家可以劫持军用车辆并将其引爆。他们开着印有美国警察局标识的警车飞驰而过，枪击学校或商业建筑群。玩家每成功射击或引爆炸弹都会获得加分。值得一提的是，游戏中的犯罪嫌疑人并非戴头巾的恐怖分子，而是留着长发的美国少年，身穿风帽上衣，头戴针织羊毛帽。

网络公司的反抗

面对 IS 等极端份子的社媒攻势，也为网络社媒公司提出了传播管理上的难题。从现有的政策构建来看，twitter、facebook、Youtube 之类的社交媒体网络公司，针对如何应对极端情况的政策仍然尚未成型，标准界定也并不清晰。

例如，詹姆斯·福利斩首视频最早出现在 Youtube 上。由于它违反了 Youtube 关于“视频内容宣扬恐怖主义”的禁令，被很快撤下。根据纽约客的报道，YouTube 拥有一支 24 小时“政策执行队伍”，他们会复核标记过的内容，并决定视频是否应该被撤下。内容要求是：视频以服务新闻或是纪录片为目的的情况是被允许的。这意味着：一家新闻网站是可以上传一则包含福利被杀片段的新闻视频，但是一家登上国务院名单的恐怖组织是不可以上传的。YouTube 拒绝解释如何区分这些情况，也拒绝提供政策制定的相关信息。

Facebook 对此也没有明确的界限，它根据每个具体实例的情况，来决定是否撤下令人不安的内容。如果用户看起来崇尚暴力，或是像 YouTube 一样，上传者显然是恐怖组织成员。Facebook 经常会撤下有冒犯性的内容。但是相同的内容被用来提高公众意识，公司通常会允许它存在。根据这样的标准，如果有张显示 ISIS 残暴的照片被一个为福利的遭遇感到愤慨的人上传，Facebook 可以不删除。

对这些网络公司来说，如果一个账号被认定为是 IS 开设的，他们有权力并且应该关闭它。因此，美国和欧洲可以通过关闭账户来部分阻断 IS 的社交媒体行为。然而，由于建立新账户的成本非常之低，在这些平台上建立新账户的速度几乎和关闭 IS 相关账户的速度一样快。

相关链接：

Co—China 周刊 187 期：我是查理吗？——《查理周刊》引发的言论自由思考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卿子矜：中国宣布 2015 净网计划，还会发生什么

> **随着控制的加深，目前中国网络审查所造成的影响已从单方面的隔离用户，变成一种反转的吸收：邀请境外用户使用中国的服务。**

卿子矜，“泡泡网民报告”作者

2014 运动式净网才刚结束，中国大陆又准备在 2015 年加大网络清整力度，继续严控网络内容。据官媒报道，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周慧琳日前宣告，2015 年的工作将以网际网路为主战场。周慧琳强调，中国将以专项行动和联防协作工程为平台，对各类非法出版物及有害资讯“坚持扫”、“坚决打”，将陆续开展“清源 2015”、“固边 2015”、“净网 2015”、“秋风 2015”等 4 个专项行动。

据官方数据，中国在去年的净网运动中共收缴各类非法出版物 1600 余万件，查处各类案件 8300 余起，关闭非法和传播有害资讯网站、栏目 1 万多家。

2013 年 8 月 19 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提到：“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宣传思想部门必须守土有责”等内容，各地中共党委书记、宣传部长纷纷对讲话内容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与态度。就是著名的“819 讲话”。中共亦随即掀起了整治网络运动。2014 年 2 月 27 日，中共成立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习近平任组长。

近日，官媒人民网是以“2015 年将互联网作为主战场”为标题，对今年的网络清整运动计划进行报道的，其间多处使用“坚持扫”、“坚决打”等字眼以示决心，那么问题来了：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呢？

投稿和采访将更加困难 外媒中文网夹缝求生

异议人士在国内无法顺利表达意见，早已转向投靠外媒平台，但近来有迹象显示，一些尚未被大陆封锁的海外中文媒体，疑似因扛不住压力而拒绝了部分措辞犀利、思想具有一定深度的写手继续供稿。



近日大陆知名时评人赵楚表示，因他在香港东网开设的专栏文章，导致有关部门对他在国内媒体和公共场合采取了彻底封杀。赵楚说：

今天收到东网总编的电邮，通知我自即日起，我在东网的专栏也因‘编辑方针和评论方向的变化’停止了。想当初他们满世界通过朋友约我去开专栏，我嫌他们稿酬太低，犹豫再三。有意思。燃烧弹的威力真是无远弗届啊。

据悉，仅东网就一次性终止了数位长期合作的时评写手继续供稿，显然是有计划的自我审查。

另，2014 年 4 月 24 日，知名记者高瑜被北京警方逮捕，警方称其在 2013 年 8 月通过他人获得了一份中共中央机密文件的复印件后，将内容逐字录入成电子版保存，并通过互联网提供给某境外网站负责人，该网站将文件进行了全文刊登，引发多家网站转载。有消息人士推测认为，这份文件很有可能就是有"9 号文件"之称的《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民间俗称"7 不讲"，文件中列举了当今中共当局所面临的威胁，并要求党员在意识形态上应该立场坚定。高瑜因此被控“向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虽然此文件在早前已广为流传，并不能因此证明是高瑜“泄密”所致。

中国立法机构于 2014 年 11 月 1 日通过了新的《反间谍法》，并于当日生效。高瑜的代理律师尚宝军对美国之音表示，按照法律的一项基本原则，就是“法律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新法对实施之前的行为没有追溯力，“因此高瑜案不应该受到这部新颁布实施的《反间谍法》的约束”。但此辩护意向目前尚未能获得成功。

去年 5 月 3 日博讯记者向南夫被拘留，并被指控在博讯网上“发布不实信息”。此“不实消息”是指未经陆媒披露的一些大陆负面新闻。博讯网在相关声明中写道，“我们留意到，近期有大量中国网友和异议人士被当局拘押，这是中国人权急剧恶化的一个明显迹象。”

本网曾对《反间谍法》做过专题报道，其中马律师在接受采访中提醒：“外媒在中国的从业人士，以及有意向外媒透露负面新闻的人，需要更多小心”。去年 10 月 2 号，德国《时代》周报首席驻华记者“助理”张淼参与报道了香港抗议活动现场，返回内地后被抓。很多外媒编辑部都没有给中秘做登记，据悉，曾经有一段时间，如登记的话就意味着更多的监控，另外也产生更多的费用。于是一旦“出事”，外媒中秘便被置于没有援助的孤立位置。反间谍法的出台迫使各大外媒的中国助理行动更加谨慎，新闻的采写深度上将直接受影响。

另，2014 年 7 月 9 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要求新闻从业人员要遵守与所在新闻单位签订的职务行为信息保密协议。不得违反约定，向其他境内外媒体、网站提供职务行为信



息，或者担任境外媒体的“特约”、“特约通讯员”、“特约撰稿人”或专栏作者等。此是为对大陆媒体人的投稿管制。随即，知名媒体人宋志标因“触犯”此规定被南都开除。

此外，外媒中文网的生存境况将进一步危机，尤其是港台中文媒体，主要受众是中文用户，最大的市场是中国大陆。如不接受大陆苛刻的审查就会被封锁，伴随着翻墙障碍，点击率还会进一步下降；若接受审查，即便获得大陆市场，也会失去一大部分具备辨析能力的受众。

墙内舆论平台人造繁荣，实质鬼城

去年 8 月 7 日，中国互联网信息办公室颁布《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内容涵盖实名注册、非新闻单位不得发布和转载时政类新闻等十条规定。11 月 6 日，国家网信办召开跟帖评论管理专题会。新华网、人民网、新浪网、搜狐网、网易网、腾讯网等 29 家网站在会议上签署《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足以预测，删帖和封号还将持续，且用户将领略更强蛮的审查力度。

网信办在 1 月 13 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近期被依法关闭的一批网站、栏目和微信公众账号。据了解，共有 50 家网站、频道（栏目）以及微信公众账号被依法关闭，包括 24 家网站、9 个网站频道（栏目）和 17 个微信公众号，其中包括中国新闻报网、法制网、中宣网、强军网等，9 个网站频道涉及中国重要的门户网站新浪网的"日娱频道"、腾讯网的"性感热图"栏目、凤凰网"播客"、迅雷弹窗资讯栏目等。时评人莫之许评论称：“看了一下国信办关闭的网站、频道，微信公众号名单，比较有意思的是关了一大堆的军事网站，这可是铁血粪青的集中营，看来民族主义也要国有化啊”。

此外，中纪委巡视组、地方巡视组举报平台、人民曰报、港澳日报等 17 个微信公众号也被取缔。在去年 8 月底，微信的自我审查时就向网信办报送了一批微信公众账号处置名单，其中暂停更新公众账号 311 个，永久关闭公众账号 46 个。



国家网信办依法处理的网站、栏目、微信公众号名单

一、近期依法查处24家违法违规网站名单

（一）关闭未备案网站10家

1、宁视网（www.nxnet.net）
2、易读库（tvsbbs.com）
3、中国新闻报网（www.chinanewsbao.org）
4、伊人成人综合网（www.yiren33.com）
5、胜天虹玩具小商品批发（www.zmdcom.cn ）
6、中国民生热线网（www.srxw.cn）
7、法制网（www.whbxw.net）
8、色五月（www.456liv.com）
9、AV小次郎（qusemm.com）
10、特价机票打折网（ www.bjsdwe.com）

（二）关闭已备案网站14家

11、中宣网 （www.zxw001.com）
12、强军网 （www.qiangjun.cc）
13、政府法制网（www.govlaw.com.cn）
14、雷霆01军事网 （www.leiting01.com）
15、四代军事网 （www.4dmil.com）
16、360军事网（www.360junshi.com）
17、久久军事网 （www.99mil.com）
18、中国舆论监督网（www.yuluncn.net）
19、中国正义反复网(www.fanfulianzheng.net)
20、民盟军事网（www.mmgzsw.com）
21、淘宝十一周年庆典(taobkfc.com)(www.taobaofpw.com)
22、五月婷婷 (www.seh8.com)
23、四月天军事网（www.8888day.com）
24、红山妖军事网（www.hong111.com）

二、依法关闭的9个网站频道（栏目）名单

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陕西频道、新浪网“日娱”频道、新浪网“娱乐图库”栏目、凤凰网“播客”频道、腾讯网“性感热图”栏目、17173网“818游戏之外”频道、酷6网“主题”栏目、PPTV网“娱乐”频道、迅雷弹窗资讯栏目

三、依法关闭的17个微信公众账号名单

中纪委巡视组、地方巡视组举报平台、人民日报、港澳日报、微立方微圈助手、微圈助手、微信视圈、A女皇本色、东京热不热、男色荷尔蒙、香港站、代开正规票、猛将气玻璃bb弹co2铜珠、阅品味、谈资、路边社、和平演进



@澎湃新闻



据该报道，今年网信办将全面推进网络真实身份信息的管理，包括微博、贴吧和网站等均实行实名制。全面实名制是公权力对私权公开化的干涉。后台实名，指的是后台注册时需要输入身份证号和手机号。前台自愿，就是在使用微博、贴吧等发言时，其他用户看到的是昵称而不是真名。只要通过手机号注册（包括需要接收手机验证）、绑定银行卡，都属实名范畴。比如微信，一经使用就已是“后台实名”了。预测本年内实名制将逐步覆盖所有舆论平台，不仅监控定位更加便捷且“正当”，网民也会因厌恶和畏惧而控制发言，对国内舆论平台的使用率将大幅下降。

对舆论平台的管制除噤声外还会有更多“占领”。去年 11 月 1 日，国信办在苏州召集主要中央和地方重点新闻网站负责人、主要商业网站负责人、部分地方网信办负责人举行“依法办好网站，讲好中国故事”座谈会，会上国信办副主任任贤良引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依据，要求加强网宣队伍建设，“扶持和推出我们自己的大 V 和话语领袖。”在此前，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华新针对微博“意见领袖”提出了所谓“给出路”的收编意向，或将更多被实现；已存在的官方意识形态专属账号如新浪微博的“思想火炬”、“小道妹子”等，将越来越多，职能分配更为细致，目的是形成多角度全方位侵染模式，重夺网络舆论主导权。这些账号被戏称为“国家队”，有评论认为，“国家队”有演变为微博城管的趋势。

随着控制的加深，目前中国网络审查所造成的影响已从单方面的隔离用户，变成一种反转的吸收：邀请境外用户使用中国的服务。其中信息安全问题被置于首要考量。哈佛大学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即将举行相关话题的讨论。

此外，对新生软件将面临更为严格的监察，还会有更多的境外产品被封锁或在寻求合作中自我阉割。若仅为安全和自由考虑，翻墙技术和翻墙管制应对技术也急需普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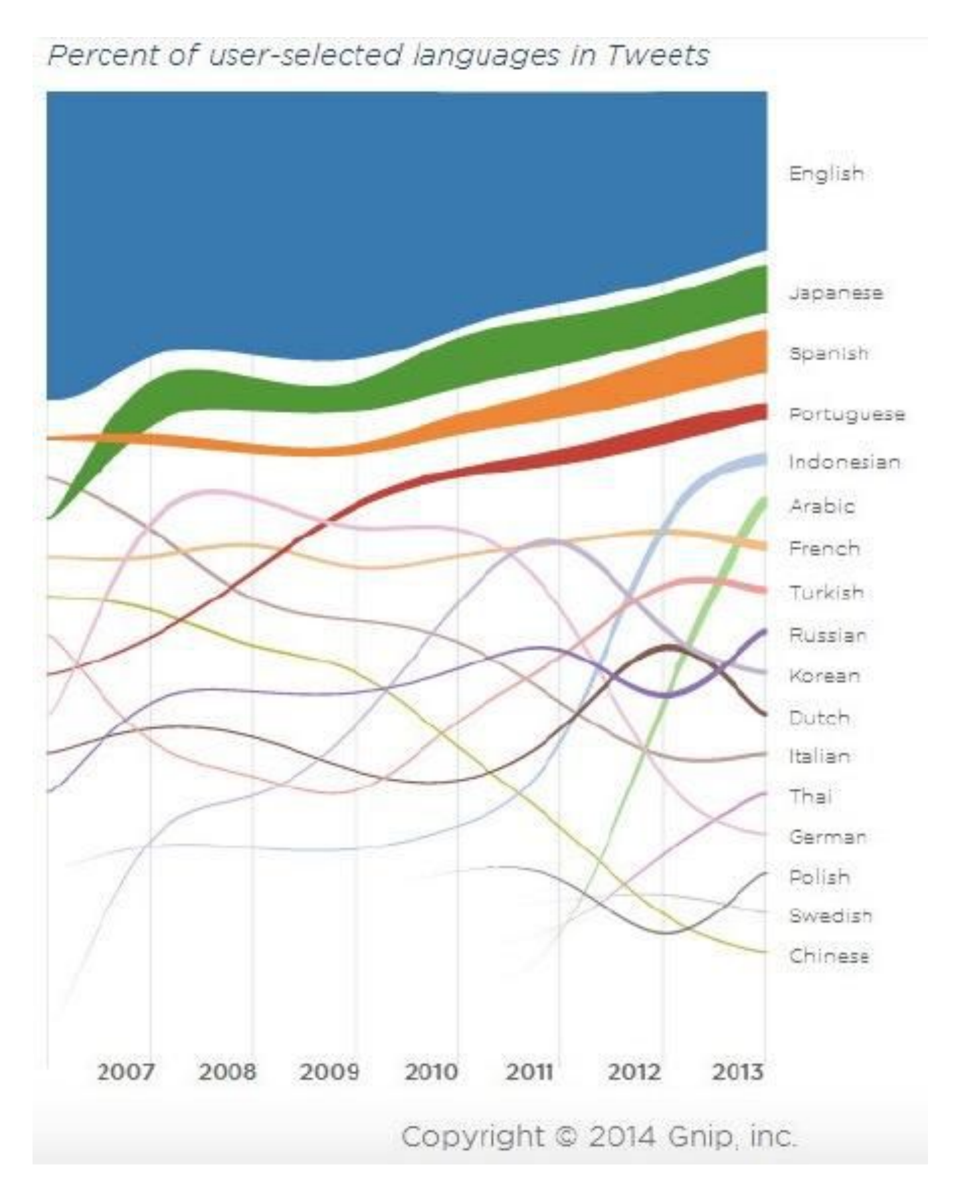
翻墙将更为困难

翻墙将会越来越困难，一方面在 GFW 的持续升级下还将出现更多的翻墙软件失效或不稳定，另方面，国内会将继续推出土产翻墙软件，或免费，或以廉价吸引使用者。对于前者，开发者还将一如既往拼搏，但如果继许东后，还有其他翻墙软件开发者被拘捕甚至变相治罪的话，将大大消减开发者的积极性和勇气。付费趋势也在所难免，或不久的将来，安全高效的翻墙软件将被迫成为奢侈品。

GFW 的升级也对境外社交软件的利益造成了一定影响。以推特为例，近期数据显示，Twitter 上用户使用语言的规模趋势，英语、日语、西班牙语目前位居前三。中文曾在 Twitter 刚刚推出时排在第 6 位，那时 Twitter 的用户总量还不高。中文活跃用户占较大比例，然而到了 2013 年，中文已经是 Twitter 上名副其实的小语种，排名倒数第一。



据 GreatFire 在去年 11 月的统计数字，全球排名前 1000 的网站，2013 年在中国有 62 个被封锁，2014 有 169 个被封锁。



视频管制：优质进口片收看更加困难

据报道，去年底开始，中国政府对于网络视频网站管理继续收紧。广电总局下发通知，明年海外剧将延迟半年播出，并要求视频网站播放内容与电视台统一。去年 11 开始，已针对翻译海外影视资源的在线字幕网站“全面整顿”，人人影视、射手网、TLF 字幕站等网站同一时间遭关闭。对于国内视频来说，自去年九月开始已有多家视频网站宣布停止提供智能电视客户端服务，全面下架 TV 客户端。



预计下一步将进入“填充”阶段：投放官方意识形态宣传片，或责令视频网站“必须播放”某些“爱国影片”、宣传片，或在某些特定国事活动期间全面播放指定片目。其实，在去年底此迹象已有显露，微博网友“大鹏”称：“爱奇艺客户端忽然可以用了，兴奋的点开电影，连续翻了好几屏都是红色革命老片，大都是黑白的……想想还是卸载了”。预计类似景况将在本年内更多更常见。



此外，对于云端服务器和“笔记”类应用软件、以及长微博制作软件的管理将更为严格，不接受审查和“自律”效果不佳者将被封锁。它们都是长期以来用作转载敏感信息、敏感文章到墙内的最佳途径。自去年 7 月份开始，已有微软旗下的云存储服务 OneDrive、苹果旗下的云存储服务 iCloud、雅虎旗下的图片存储服务 flickr 相继被封锁。

今年初，印象笔记应有关部门通知，暂时关闭了公开分享的功能。今后，团队用户可能不得不通过群聊或邮件的方式共享笔记了。这是针对“敏感文字”分享最严重的阻碍，目前还不好讲是被阉割还是自我阉割的结果，但目的是明确的。同类产品有道云笔记目前还未关闭公开共享功能，但其存在的关键字审查是众所周知的，于是，效果无差别。

总之，对大陆网民来说，基于互联网的咨询传播、共享、存储和信息安全将在本年继续面临更大的困境，应对只能随机而动，整体形势不容乐观。



相关链接：

Co—China 周刊 91 期：《南方周末》这一周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延伸阅读：俄罗斯最大社交网站 VKontakte 被普京系接管

克林姆林宫对电视、纸媒等大众媒体普遍实行比较强硬的控制，但对于新兴的网络媒体、社交网站等一直缺乏控制。自 2011 年以来，在俄罗斯网络上一直有人不间断地进行反对普京的抗议。不过现在看来，事态要发生变化了。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日常生活】

译言：《连线》杂志：三大突破让人工智能终成现实

“

我们不仅仅是在一直重新定义人工智能的意义——也是在重新定义人类的意义。过去 60 年间，机械加工复制了我们曾认为是人类所独有的行为和才能，我们不得不改变关于人机之间区别的观点。随着我们发明出越来越多种类的人工智能产品，我们将不得不放弃更多被视为人类所独有能力的观点。

”

译者：沈持盈
原文作者：Kevin Kelly

数月前，我长途跋涉来到位于纽约州约克城高地的 IBM 研究实验室的林间园区，为的就是能早早一窥那近在眼前却让人期待许久的人工智能的未来。这儿是超级电脑“沃森”（Watson）的研发地，而沃森在 2011 年就在“危险边缘”（Jeopardy！）[1]节目的比赛里拔得头筹。最初的沃森电脑仍留于此处——它是一个体积约与一个卧室相当，由 10 台直立的冷柜式机器围成四面墙的计算机系统。技术人员可以通过系统内部的小细孔把各种线缆接到机器背部。系统内部温度高得出奇，仿佛这个计算机集群是活生生的一般。

如今的沃森系统与之前相比有了显著差异。它不再仅仅存在于一排机柜之中，而是通过大量对用户免费开放的服务器传播，这些服务器能够即时运行上百种人工智能的“情况”。同所有云端化的事物一样，沃森系统为世界各地同时使用的客户服务，他们能够用手机、台式机以及他们自己的数据服务器连上该系统。这类人工智能可以根据需求按比例增加或减少。鉴于人工智能会随人们的使用而逐步改进，沃森将始终变得愈发聪明；它在任何一次情况中所获悉的改进点都会立即传送至其他情况中。并且，它也不是一个单一的程序，而是各种软件引擎的集合——其逻辑演绎引擎和语言解析引擎可以在不同的代码、芯片以及位置上运行——所有这些智慧的因素都汇集成了一个统一的智能流。

用户可以直接接入这一永久连接（always-on）的智能系统，也可以通过使用这一人工智能云服务的第三方应用程序接入。正如许多高瞻远瞩的父母一样，IBM 想让沃森电脑从事医

学工作，因此他们正在开发一款医疗诊断工具的应用程序，这倒也不足为奇。之前，诊疗方面的人工智能尝试大多以惨败告终，但沃森却卓有成效。简单地说，当我输入我曾经在印度感染上的某种疾病症状时，它会给我一个疑似病症的清单，上面一一列明了可能性从高到低的疾病。它认为我最可能感染了贾第鞭毛虫病（Giardia）——说的一点儿也没错。这一技术尚未直接对患者开放；IBM 将沃森电脑的智能提供给合作伙伴接入使用，以帮助他们开发出用户友好界面为预约医生及医院方面服务。“我相信类似沃森这种——无论它是机器还是人——都将很快成为世界上最好的诊疗医生”，创业公司 Scanadu 的首席医疗官艾伦·格林（Alan Greene）说道，该公司受到电影《星际迷航》中医用三录仪[2]的启发，正在利用云人工智能技术制造一种诊疗设备。“从人工智能技术改进的速率来看，现在出生的孩子长大后，很可能不太需要通过看医生来得知诊疗情况了。”

随着人工智能发展，我们可能要设计出一些阻止它们拥有意识的方式——我们所宣称的最优质的人工智能服务将是无意识服务。

医学仅仅只是一个开始。所有主流的云计算公司，加上数十家创业公司都在争先恐后地开展类似沃森电脑的认知服务。根据量化分析公司 Quid 的数据，自 2009 年以来，人工智能已经吸引了超过 170 亿美元的投资。仅去年一年，就有 322 家拥有类似人工智能技术的公司获得了超过 20 亿美元的投资。Facebook 和谷歌也为其公司内部的人工智能研究小组招聘了研究员。自去年以来，雅虎、英特尔、Dropbox、LinkedIn、Pinterest 以及推特也都收购了人工智能公司。过去四年间，人工智能领域的民间投资以平均每年 62%的增长速率增加，这一速率预计还会持续下去。

纵观所有这些活动，人工智能的未来正进入我们的视野之中，它既非如那种哈尔 9000（HAL 9000）（译者注：小说及电影《2001：太空漫游》中的超级电脑）——一台拥有超凡（但有潜在嗜杀倾向）的类人意识并依靠此运行的独立机器那般——也非让奇点[3]论者心醉神迷的超级智能。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颇似亚马逊的网络服务——廉价、可靠、工业级的数字智慧在一切事物的背后运行，偶尔在你的眼前闪烁几下，其他时候近乎无形。这一通用设施将提供你所需要的人工智能而不超出你的需要。和所有设施一样，即使人工智能改变了互联网、全球经济以及文明，它也将变得令人厌倦。正如一个多世纪以前电力所做的那样，它会让无生命的物体活跃起来。之前我们电气化的所有东西，现在我们都将使之认知化。而实用化的新型人工智能也会增强人类个体（加深我们的记忆、加速我们的认知）以及人类群体的生活。通过加入一些额外的智能因素，我们想不到有什么东西不能变得新奇、不同且有趣。实际上，我们能轻易地预测到接下来的一万家创业公司的商业计划：“做某项事业，并加入人工智能”。兹事体大，近在眼前。



大约在 2002 年时，我参加了谷歌的一个小型聚会——彼时谷歌尚未 IPO，还在一心一意地做网络搜索。我与谷歌杰出的联合创始人、2011 年成为谷歌 CEO 的拉里·佩奇（Larry Page）随意攀谈起来。“拉里，我还是搞不懂，现在有这么多搜索公司，你们为什么要做免费的网络搜索？你是怎么想到这个主意的？”我那缺乏想象力的无知着实证明了我们很难去做预测，尤其是对于未来的预测。但我要辩解的是，在谷歌增强其广告拍卖方案并使之形成实际收益，以及进行对 YouTube 的并购或其他重要并购之前，预测未来是很难的。我并不是唯一一个一边狂热地用着谷歌的搜索引擎一边认为它撑不了多久的用户。但佩奇的回答让我一直难以忘怀：“哦，我们实际上是在做人工智能。”

过去数年间，关于那次谈话我想了很多，谷歌也收购了 14 家人工智能以及机器人方面的公司。鉴于搜索业务为谷歌贡献了 80%的收入，因此乍一看去，你可能会觉得谷歌正在扩充其人工智能方面的投资组合以改善搜索能力。但是我认为正好相反。谷歌正在用搜索技术来改善人工智能，而非使用人工智能来改进搜索技术。每当你输入一个查询词，点击搜索引擎生成的链接，或者在网页上创造一个链接，你都是在训练谷歌的人工智能技术。当你在图片搜索栏中输入“复活节兔子”（Easter Bunny）并点击看起来最像复活节兔子的那张图片时，你都是在告诉人工智能，复活节兔子是长成什么样的。谷歌每天拥有 12 亿搜索用户，产生 1210 亿搜索关键词，每一个关键词都是在一次又一次地辅导人工智能进行深度学习。如果再对人工智能的算法进行为之 10 年的稳固改进，加之一千倍以上的数据以及一百倍以上的计算资源，谷歌将会开发出一款无与伦比的人工智能产品。我的预言是：到 2024 年，谷歌的主营产品将不再是搜索引擎，而是人工智能产品。

这个观点自然也会招来怀疑的声音。近 60 年来，人工智能的研究者都预测说人工智能时代即将到来，但是直到几年前，人工智能好像还是遥不可及。人们甚至发明了一个词来描述这个研究结果匮乏、研究基金更加匮乏的时代：人工智能之冬。那么事情真的有变化吗？

是的。近期的三大突破让人们期待已久的人工智能近在眼前：

1.成本低廉的并行计算

思考是一种人类固有的并行过程，数以亿计的神经元同时放电以创造出大脑皮层用于计算的同步脑电波。搭建一个神经网络——即人工智能软件的主要结构——也需要许多不同的进程同时运行。神经网络的每一个节点都大致模拟了大脑中的一个神经元——其与相邻的节点互相作用，以明确所接收的信号。一项程序要理解某个口语单词，就必须能够听清（不同音节）彼此之间的所有音素；要识别出某幅图片，就需要看到其周围像素环境内的所有像素——二者都是深层次的并行任务。但直到最近，标准的计算机处理器也仅仅能一次处理一项任务。



事情在十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彼时出现了一种被称为图形处理单元（graphics processing unit -GPU）的新型芯片，它能够满足可视游戏中高密度的视觉以及并行需求，在这一过程中，每秒钟都有上百万像素被多次重新计算。这一过程需要一种专门的并行计算芯片，该芯片添加至电脑主板上，作为对其的补充。并行图形芯片作用明显，游戏可玩性也大幅上升。到 2005 年，GPU 芯片产量颇高，其价格便降了下来。2009 年，吴恩达（Andrew Ng）（译者注：华裔计算机科学家）以及斯坦福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意识到，GPU 芯片可以并行运行神经网络。

这一发现开启了神经网络新的可能性，使得神经网络能容纳上亿个节点间的连接。传统的处理器需要数周才能计算出拥有 1 亿节点的神经网的级联可能性。而吴恩达发现，一个 GPU 集群在一天内就可完成同一任务。现在，一些应用云计算的公司通常都会使用 GPU 来运行神经网络，例如，Facebook 会籍此技术来识别用户照片中的好友，Netfilx 也会依其来给 5000 万订阅用户提供靠谱的推荐内容。

2. 大数据

每一种智能都需要被训练。哪怕是天生能够给事物分类的人脑，也仍然需要看过十几个例子后才能够区分猫和狗。人工思维则更是如此。即使是（国际象棋）程序编的最好的电脑，也得在至少对弈一千局之后才能有良好表现。人工智能获得突破的部分原因在于，我们收集到来自全球的海量数据，以给人工智能提供了其所需的训练。巨型数据库、自动跟踪（self-tracking）、网页 cookie、线上足迹、兆兆字节级存储、数十年的搜索结果、维基百科以及整个数字世界都成了老师，是它们让人工智能变得更加聪明。

3. 更优的算法

20 世纪 50 年代，数字神经网络就被发明了出来，但计算机科学家花费了数十年来研究如何驾驭百万乃至亿级神经元之间那庞大到如天文数字一般的组合关系。这一过程的关键是要将神经网络组织成为堆叠层（stacked layer）。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任务就是人脸识别。当某神经网络中的一组比特被发现能够形成某种图案——例如，一只眼睛的图像——这一结果就会被向上转移至该神经网络的另一层以做进一步分析。接下来的这一层可能会将两只眼睛拼在一起，将这一有意义的数据块传递到层级结构的第三层，该层可以将眼睛和鼻子的图像结合到一起（来进行分析）。识别一张人脸可能需要数百万个这种节点（每个节点都会生成一个计算结果以供周围节点使用），并需要堆叠高达 15 个层级。2006 年，当时就职于多伦多大学的杰夫·辛顿（Geoff Hinton）对这一方法进行了一次关键改进，并将其称之为“深度学习”。他能够从数学层面上优化每一层的结果从而使神经网络在形成堆叠层时加快学习速度。数年后，当深度学习算法被移植到 GPU 集群中后，其速度

有了显著提高。仅靠深度学习的代码并不足以能产生复杂的逻辑思维，但是它是包括 IBM 的沃森电脑、谷歌搜索引擎以及 Facebook 算法在内，当下所有人工智能产品的主要组成部分。

这一由并行计算、大数据和更深层次算法组成的完美风暴使得持续耕耘了 60 年的人工智能一鸣惊人。而这一聚合也表明，只要这些技术趋势继续下去——它们也没有理由不延续——人工智能将精益求精。

随着这一趋势的持续，这种基于云技术的人工智能将愈发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云计算遵循收益递增（increasing returns）[4]法则，这一法则有时也被称为网络效应（network effect），即随着网络发展壮大，网络价值也会以更快的速度增加。网络（规模）越大，对于新用户的吸引力越强，这又让网络变得更大，又进一步增强了吸引力，如此往复。为人工智能服务的云技术也遵循这一法则。越多人使用人工智能产品，它就会变得越聪明；它变得越聪明，就有越多人来使用它；然后它变得更聪明，进一步就有更多人使用它。一旦有公司迈进了这个良性循环中，其规模会变大、发展会加快，以至于没有任何新兴对手能望其项背。因此，人工智能的未来将有两到三家寡头公司统治，它们会开发出大规模基于云技术的多用途商业智能产品。

1997 年，沃森电脑的前辈、IBM 公司的深蓝电脑在一场著名的人机大赛中击败了当时的国际象棋大师加里•卡斯帕罗夫（Garry Kasparov）。在电脑又赢了几场比赛之后，人们基本上失去了对这类比赛的兴趣。你可能会认为故事到此就结束了，但卡斯帕罗夫意识到，如果他也能像深蓝一样立即访问包括以前所有棋局棋路变化在内的巨型数据库的话，他在对弈中能表现得更好。如果这一数据库工具对于人工智能设备来说是公平的话，为什么人类不能使用它呢？为了探究这一想法，卡斯帕罗夫率先提出了“人加机器”（man-plus-machine）比赛的概念，即用人工智能增强国际象棋选手水平，而非让人与机器之间对抗。

这种比赛如今被称为自由式国际象棋比赛，它有点儿像混合武术对抗赛，选手们可以使用任何他们想要用的作战技巧。你可以单打独斗；也可以接受你那装有超级聪明的国际象棋软件的电脑给出的帮助，你要做的仅仅是按照它的建议来移动棋子；或者你可以当一个卡斯帕罗夫所提倡的那种“半人半机”的选手。半人半机选手会听取人工智能设备在其耳边提出的棋路建议，但是也间或不会采用这些建议——颇似我们开车时候用的 GPS 导航一般。在接受任何模式选手参赛的 2014 年自由式国际象棋对抗锦标赛上，纯人工智能的国际象棋引擎赢得了 42 场比赛，而半人半机选手则赢得了 53 场。当今世上最优秀的国际象棋选手就是半人半机选手 Intagrand，它是一个由多人以及数个不同国际象棋程序所组成的小组。

但最令人惊讶的是：人工智能的出现并未让纯人类的国际象棋棋手的水平下降。恰恰相反，廉价、超级智能的国际象棋软件吸引了更多人来下国际象棋，比赛比以前增多了，棋手的水平也比以前上升了。现在的国际象棋大师（译者注：国际象棋界的一种等级）人数是深蓝战胜卡斯帕罗夫那时候的两倍多。现在的排名第一的人类国际象棋棋手马格努斯·卡尔森（Magnus Carlsen）就曾接受人工智能的训练，他被认为是所有人类国际象棋棋手中最接近电脑的棋手，同时也是有史以来积分最高的人类国际象棋大师。

如果人工智能能帮助人类成为更优秀的国际象棋棋手，那么它也能帮助我们成为更为优秀的飞行员、医生、法官以及教师。大多数由人工智能完成的商业工作都将是有专门目的的工作，严格限制在智能软件能做到的工作之内，比如，（人工智能产品）把某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但却不能翻译成第三种语言。再比如，它们可以开车，但却不能与人交谈。或者是能回忆起 YouTube 上每个视频的每个像素，却无法预测你的日常工作。在未来十年，你与之直接或者间接互动的人工智能产品，有 99%都将是高度专一、极为聪明的“专家”。

实际上，这并非真正的智能，至少不是我们细细想来的那种智能。的确，智能可能是一种倾向——尤其是如果我们眼中的智能意味着我们那特有的自我意识、一切我们所有的那种狂乱的自省循环以及凌乱的自我意识流的话。我们希望无人驾驶汽车能一心一意在路上行驶，而不是纠结于之前和车库的争吵。医院中的综合医生“沃森”能专心工作，不要去想自己是不是应该专攻英语。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可能要设计出一些阻止它们拥有意识的方式——我们所宣称的最优质的人工智能服务将是无意识服务。

我们想要的不是智能，而是人工智慧。与一般的智能不同，智慧（产品）具有专心、可衡量、种类特定的特点。它也能够以完全异于人类认知的方式来思考。这儿有一个关于非人类思考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今年三月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举行的西南偏南音乐节（South by Southwest festival）上，沃森电脑就上演了一幕厉害的绝技：IBM 的研究员给沃森添加了由在线菜谱、美国农业部（USDA）出具的营养表以及让饭菜更美味的味道研究报告组成的数据库。凭借这些数据，沃森依靠味道配置资料和现有菜色模型创造出了新式的菜肴。其中一款由沃森创造出的受人追捧的菜肴是美味版本的“炸鱼和炸薯条”（fish and chips），它是用酸橘汁腌鱼和油炸芭蕉制成。在约克城高地的 IBM 实验室里，我享用了这道菜，也品尝了另一款由沃森创造出的美味菜肴：瑞士/泰式芦笋乳蛋饼。味道挺不错！估计不太有人能想到这样一种菜式。

非人类的智能不是错误，而是一种特征。人工智能的主要优点就是它们的“相异智能”（alien intelligence）。一种人工智能产品在思考食物方面与任何的大厨都不相同，这也能让我们以不同的方式看待食物，或者是以不同的方式来考虑制造物料、衣服、金融衍



生工具或是任意门类的科学和艺术。相较于人工智能的速度或者力量来说，它的相异性对我们更有价值。

实际上，人工智能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起初所说的智能的意思。过去，我们可能会说只有那种超级聪明的人工智能产品才能开车，或是在“危险边缘”节目以及国际象棋大赛中战胜人类。而一旦人工智能做到了那些事情，我们就会觉得这些成就明显机械又刻板，并不能够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智能。人工智能的每次成功，都是在重新定义自己。

但我们不仅仅是在一直重新定义人工智能的意义——也是在重新定义人类的意义。过去 60 年间，机械加工复制了我们曾认为是人类所独有的行为和才能，我们不得不改变关于人机之间区别的观点。随着我们发明出越来越多种类的人工智能产品，我们将不得不放弃更多被视为人类所独有能力的观点。在接下来的十年里——甚至，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我们将处于一场旷日持久的身份危机（identity crisis）中，并不断扪心自问人类的意义。在这之中最为讽刺的是，我们每日接触的实用性人工智能产品所带来的最大益处，不在于提高产能、扩充经济或是带来一种新的科研方式——尽管这些都会发生。人工智能的最大益处在于，它将帮助我们定义人类。我们需要人工智能来告诉我们，我们究竟是谁。

译注：

[1]“危险边缘”节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益智问答游戏节目，已有数十年历史。该节目的比赛以一种独特的问答形式进行，问题设置的涵盖面非常广泛，涉及到历史、文学、艺术、流行文化、科技、体育、地理、文字游戏等等各个领域。根据以答案形式提供的各种线索，参赛者必须以问题的形式做出简短正确的回答。

[2]三录仪、医用三录仪：《星际迷航》中的一个万用工具，能够感知环境四周，并将这些数据记录下来，然后进行计算。它也可以探测生命信号、入侵操作者指定的计算机系统、录音、扫描地形等等；医用三录仪是专门对人体进行扫描以检测病患的工具。

[3]奇点：本是物理学词汇，指“时空中的一个普通物理规则不适用的点”。在美国未来学家雷蒙德·库兹韦尔的理论中，“奇点”是指人类与其他物种（物体）的相互融合。确切来说，是指电脑智能与人脑智能兼容的那个神妙时刻。

[4]收益递增：一种经济现象，表现为投入增加会导致产出以更大的比例增加。

相关链接：

Co-China 周刊 160 期 人工智能之惑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纽约时报：情趣用品行业喜迎《五十度灰》上映

“

性用品大生产商加州性爱用品(California Exotic Novelties)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苏珊·科尔文(Susan Colvin)说，公司过去每年只卖出 8 万至 9 万个本华球，在这本书出版 6 个月内就卖出了 100 万个。

”

翻译：董楠

原文作者：Rachel Abrams

为电影打造的玩具一般是旨在吸引儿童的。

但是将于情人节周末首映的《五十度灰》(Fifty Shades of Grey)捆绑销售的许多物品都是只为成人准备的。

这部影片由环球影业推出，根据轰动一时的同名情色小说改编，该小说为性玩具产业带来了成千上万名新消费者，大部分是在自家郊区宅邸中读了这本书的女性，该行业希望影片也能发挥同样效果，为产品销量带来巨大提升。

主流零售商期待人们会对这一领域产生强烈兴趣，已经储备了大量性爱产业出产的眼罩、鞭子、手铐和面具。制造商设计出新包装和新产品，配合该片奇异的基调和主题。小说原著由 E·L·詹姆斯(E. L. James)撰写，讲述一个天真的年轻女人进入性爱奴役的领域。

就连全国最大的零售商之一 Target 最近也开始销售《五十度灰》官方版“震荡环”，这是给男人戴的，不过不是戴在手指上。

“这大约是我们这个行业在流行文化中最受关注的时刻，”成人玩具零售商 Babeland 的联合创始人之一克莱尔·卡瓦纳(Claire Cavanah)说。“我们正在全力准备下一波可能到来的性玩具高潮。”

詹姆斯女士这本充满性爱情节的三部曲——《五十度灰》之后还有两本——成了文化现象，詹姆斯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传奇。

她把版权卖给了兰登书屋(Random House)旗下的 Vintage Books，很快拥有了更多读者，其中很多人从未读过情色小说。

去年，Vintage Books 宣布，该系列售出了一亿册。詹姆斯是一位英国中年母亲，曾经当过电视制片人，人们认为她把 BDSM（代表绑缚/调教、支配/臣服、施虐/受虐）概念引入了主流话语。

她还引发了好莱坞激烈的竞标风潮。高管们竞相向詹姆斯以及她的文学代理人瓦莱丽・霍斯金斯(Valerie Hoskins)投标，说他们能拍好这个关于安娜斯塔西娅・斯蒂尔(Anastasia Steele)的故事，在书中，这个 21 岁的处女学生成了受 27 岁的成功商人克里斯蒂安・格雷(Christian Grey)支配的性伴侣。

最后获胜的是环球影业与焦点电影公司(Focus Features)，它们同意支付 500 万美元，获取电影改编权。

环球影业希望充分利用该书的同一批读者——乃至其他观众——自 2011 年《五十度灰》以电子书形式登场以来，这些读者令成人用品的销售额突飞猛涨。突然之间，这些一度不为人知的产品供不应求。一份来自调研机构 IBISWorld 的报告表明，2013 年，在这本书的刺激之下，与性有关的产品销售额上涨了 7.5%，包括性玩具、录像与书籍。

“这本书所带来的影响令我们大吃一惊，”卡瓦纳说。“但我们为这部电影做了很多准备。”

电影不会像书那样生动形象。Lovehoney 公司是唯一一家获官方许可，为《五十度灰》生产成人用品的公司，并可将这些产品在 Target 等公司出售。Lovehoney 的联合创始人尼尔・斯雷特福特(Neal Slatefod)说，公司不指望书中某些最情色、使用了某些特定道具的场景会出现在电影中。

在采访中，斯雷特福特说，他的品牌也不会出现在电影里，尽管某些较为温和的产品有可能会出现。

“我想这部影片会重新引发购书的高潮，而书会促进成人用品销售，”他说。

成人玩具专家说，很难准确估计这本书刺激了多少成人用品的销量或特别物品的销量，但他们的确能指出某些东西。

书中有个格外生动的场面写到了本华球(Ben Wa Balls)，又名凯格尔球(Kegel balls)，多年来，零售商们一直将它作为一种促进女性性健康的产品进行推销，特别是生育之后的性健康。

这种球的销量达到了顶峰，性用品大生产商加州性爱用品(California Exotic Novelties)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苏珊・科尔文(Susan Colvin)说，公司过去每年只卖出 8 万至 9 万个本华球，在这本书出版 6 个月内就卖出了 100 万个。

“事实上，这种性爱用品出现了全球性短缺，”Lovehoney 的联合创建者斯雷特福特说。“听说这种产品不会在电影中出现，我认为它的销量不会再激增了。”

性玩具产业非常私密，这不仅仅体现在文化上。相关的财务数据也很难找到，因为性玩具公司几乎都没有上市。

成人娱乐用品销售业出版物《XBIZ》的联合出版人莎拉·拉米雷斯(Sara Ramirez)等专家认为，美国人每年花费 10 亿到 20 亿美元购买性玩具。IBISWorld 的估计更加保守，认为 2013 年美国人花了 6.1 亿美元购买性玩具，到 2018 年，这个数字将增长到 7.92 亿美元。

自从 Lovehoney 可以正式使用“五十度灰”的名字之后，其他品牌就必须更有创意才行。Pipedream 也是专们生产性玩具的公司，它把若干包装重新设计为灰黑色，以便和这部电影契合。

去年 7 月，当电影推出预告片时，加利福尼亚性爱用品公司拓展了它的“丑闻”束缚用品生产线。

Jimmyjane 公司以振荡器而闻名，如今它也开始初次进军“软性商品”市场，推出新的一系列受电影启发的物品，包括眼罩和丝绸领带。

“我想说，所有人都在赶这股时髦，想做和《五十度灰》有关的玩具，”《XBIZ》的出版人拉米雷斯说。

为迎接该片在 2 月 13 日的上映，Babeland 增添了 20 种新产品。Lovehoney 的“格雷”主题振荡器是最畅销产品之一。加利福尼亚性爱用品公司订购了相当于平时库存十倍的产品，为电影上映后的六个月左右时期做准备。

Lovehoney 的产品甚至从 12 月就已经开始在 Target 销售，包括冠以“五十度灰”的蜡烛、润滑液和眼罩，几周前，这令若干来某家店买东西的父母感到不安，因为这些玩具就放在“美国队长”牙刷的旁边。

但这些公司一方面不想错过利用这部电影的机会，但他们也不想过高估计市场需求。

Babeland 仍然有一些 2012 年急剧增加产品供应期间剩下来的物品。这一次，公司显得保守了一些，声称和电影有关的物品只占所有新产品的 5%。

“我个人认为，电影上映后销量会出现峰值，之后也会很快下滑，”Pipedream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尼克·奥兰迪诺(Nick Orlandino)说。

此外也有文化方面的考虑。小说可能是把小范围内的性爱体验带到了聚光灯下，但有些批评家认为书中描写了一个逼迫爱人的男主人公，而 BDSM 爱好者认为，恰恰相反，这是一种双方一致同意的关系。



有人说，这些误解也可能会延伸到性玩具领域。生产商们不希望用户对他们的产品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之后又感到失望。

“E·L·詹姆斯在书中对这些玩具和产品的许多描述都是不对的，”科尔文说，“凯格尔球并不是那么有趣，要想正确使用它并不是那么容易。”

相关链接：

Co—China 周刊 95 期：爱情的可能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袁凌：女权新生代：持剑的美人鱼



袁凌：《博客天下》主笔

> **她们打破了过去“建言献策”的局限，更强调行动的力量。从反情人节，到申请收容教育信息公开，新生代女权主义者挑战的不只是观念，还有制度。**

2015 年 1 月 12 日晚，北京柳芳地铁站附近的“女权之声”办公室里难得挂起了一串心形气球，25 岁的肖美丽穿着一套棕红色带有小鸟图案的罩袍，向参加 PARTY 的“女权圈”小伙伴们展示当天获得的奖杯。这套“过于符合传统女性审美”的唐装，是“2014 女性传媒大奖”举办方为获奖者统一安排的。

但在颁奖会场的一张大幅海报上，肖美丽穿的是一件在前胸处竖排印有“女权主义者长这样”字样的黑色 T 恤，视觉颇具挑衅性。身穿这种 T 恤拍照，是肖美丽和“青年女权主义者行动派”伙伴们的一桩行为艺术，也是身为淘宝店主的她的一笔收入。

肖美丽的获奖理由是她在 2013 年 9 月至 2014 年 3 月完成的“美丽的女权徒步”，从北京出发步行到广州，沿途以行为艺术展示、递交公开信、征集签名和讲座为内容，倡导建立校园反性侵机制，成为“青年派”去年的一件“大活儿”。完成“大活儿”的途中，肖美丽与前同居女友分手，又遇到了新的伴侣。

2014 年的另一件“大活儿”是申请收容教育信息公开，直至起诉广东省公安厅。这件看起来更近于“行动”的事件由“青年派”的一位 90 后赵思乐推动，弱女子挑战专政机关权威的反差，结合红雨伞歌舞和街头寻找姐妹的行为艺术展示，引发了广泛关注，其间江平、应松年等数十位法学界精英人士亦联名呼吁废除收容教育。此后，家庭遭遇外来危机的赵思乐还在微信上发起“一个女权主义者的救夫行动”，危机消退后又面临婚姻破裂。

从 2012 年“亮出名头”以来，青年女权主义行动派组织了带血的婚纱、占领女厕所、剃光头亮瞎教育部、裸上身呼吁反家暴立法等街头活动，以及《阴道之道》的话剧系列演出，和前文的两件“大事”，不断把对公众的视觉冲击和背后的社会诉求强力嫁接起来，让多年来不温不火的女权主义在微博和微信上发酵成了热门话题。

对于以 85——90 后为主体的新生代女权主义者的做派，资深女权学者艾晓明深表认同，艾晓明在“校长开房找我”事件中，亲自拍上身裸照以示支持。而在另一些老一代妇女工作者眼中，新生代的“行为艺术”走得太远，效果不过是越发边缘。

“青年女权行动派”的精神领袖吕频，本身是一位 70 后，却是诸多行为艺术的创意者，自许为伙伴们的“智囊”，也客串剃光头和美丽徒步行动。在徒步初期，她的脚上起了大泡而自称行走疼痛的“美人鱼”。

作为更早的女性传媒大奖获得者，她不仅在近期的武媚娘剪胸和周国平“直男癌”事件中连续发表女权主义评论，满意于“在主流媒体上做了一把自己”，同时承认“女权主义使生活变得复杂而痛苦”。她在微博上向一个“有很多理由不和我联系”的“亲爱的朋友”呼吁，并要求记者公开在稿件中替她征集男人。

以不加掩饰的街舞姿态，新生代女权主义者从时代的边缘走向舞台中心。她们的脚步中，带有“美人鱼”的隐秘疼痛，却并非为了寻求王子青睐，而是为自身的性别代言。





在刚刚结束的第五届女性传媒大奖颁奖盛典上，肖美丽因“美丽的女权徒步”获“年度女性榜样奖”。图/尹夕远

在刚刚结束的第五届女性传媒大奖颁奖盛典上，肖美丽因“美丽的女权徒步”获“年度女性榜样奖”。图/尹夕远

戏里戏外

2014 年 12 月 28 日，鼓楼大街附近的一座道观，神龛投下的阴影与灯光交错中，肖美丽变身一位生理课教师，向台下簇拥的“学生”们讲解各种各样的自慰方法，形象的比喻模拟不时逗得观众席发出笑声。

这是话剧《阴道之道》第三幕的场景，该剧是风靡海外的《阴道独白》的本土改编版，由北京 BCome 小组创作，已经演出到 18 次。在演出开始前，小组成员引导全场大声说出“阴道”、“我的阴道”，这也正是 Bcome 的谐音含义：逼（阴道）来了，阴道之道来了。



肖美丽是 BCome 小组的编剧之一，相比于老练的自慰课教师，她在性方面有更真实的困扰，收录在“初夜”这一幕里。一位女孩因为是处女，导致两任男友不敢与她发生性关系。激愤之下她随意找到一个一面之交的“渣男”，在只有疼痛的情形下“捅破了那层纸”，却感到自己得到了释放。

这也正是现实中肖美丽的经历，她像是完成了一个仪式，“内心的战争胜利了”，也彻底断绝了对于异性恋的念想，不久就开始寻找女友。《阴道之道》曾经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由学生演出，演出宣传中女生举出了“初夜是个屁”的牌子，引发了一场网络风波，甚至有人跑到女生宿舍去责难她们。

剧本中有一幕未上演，名字叫“阴道法庭”，被告不是强奸犯，而是遭受性暴力的女孩。这一幕与赵思乐的经验相关。小学的一个晚自习，她独自留在教室看书，前来熄灯的保安将双手伸进了她的衣服。极度恐慌之下，她只是喊叫“好冷”，喊到第三声时声音很大，保安才放开了手。高中期间，她被动地受到一个近似“混混”的男同学的控制，却无处求援，用尽力气仍然无法摆脱。以后在婚恋关系中，她仍然难于摆脱性暴力的困扰。

每一个人成为自觉的女权主义者，都有一段曲折又殊途同归之路。

赵思乐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身为高级工程师的母亲，由于连生了两个女孩，仍旧不免在家族中受到某种歧视。这种歧视让母亲从小想把她和姐姐“教育得要超过男孩子”，两姐妹大学都上了工程系。赵思乐本姓陈，母亲曾想让她改从自己姓赵，遭到父亲反对，但成人之后，她开始在公开场合使用赵思乐的名字。

在南京大学上学时的赵思乐热心于社会实践，是学校辩论赛最佳辩手，参加过砍伐梧桐树调查、贵州支教和台湾选举观察。以后在《阳光时务周刊》工作期间，赵思乐采访了台湾大选、乌坎和薄熙来事件，出了很多封面，微博名字是“赵思乐做个好记者”。

2012 年初，赵思乐在乌坎选举报道中注意到女性的参与角色和地位，得到合作伙伴媒体人张洁平的称赞。与张洁平的一次偶然谈话，促成了她向女权主义者的转向。张洁平说“一个国家社会转型的进步程度，要看它的女权能走多远”。这句话对早有女权倾向却不得要领的赵思乐有点化之效，当年夏天她阅读了大量的女权主义书籍，发现“女权主义是一种可以渗透到所有社会议题中的重要视角”。杂志社停刊后，赵思乐选择了到女权之声办公室工作，成为一个职业的女权主义工作者。

回南京大学讲座时，一个女生向赵思乐提问：“我从高中一直看你的文章，你关心很多社会问题，为什么要转向女权？”赵思乐回答，她仍然保持着对社会转型的关注，而女权行动是其中最活跃的酵母。



小学语文课上，肖美丽曾向语文老师提出疑问：提到一群人，只要其中有一个男性，哪怕其余所有人都是女性，就要称为“他们”，这是为什么？老师回答说是约定俗成，却没有解答肖美丽的疑问。

上大学初期，肖美丽和班上多数女孩一样留着长卷发，戴美瞳眼镜，化妆，专业是艺术设计的她其实觉得这并不美，却又不敢跳出众人的模子。恋爱期间，她去过一趟男朋友的宿舍，感到难以忍受的脏臭，除了考研教材没有别的书籍，内心有些崩溃。分手后很久，她在一个咖啡馆里闻到一股熟悉的臭味，一看邻座是前男友，正在和一个学妹搭讪。那一刻她庆幸自己摆脱了这股臭味，也抛弃了美瞳卷发的装饰。

大学三年级期间，肖美丽作为传媒大学交换生去台湾半年，感到那边的教师性别意识非常强，有个学生的毕业论文涉及剩女现象，写到未婚女性通过看电视剧自我麻醉，受到答辩老师的严厉谴责，要求他整篇论文推倒重来，给了肖美丽极深刻的印象。

在母校这边，情形完全不同，她的毕业设计是研究江永女书中的女性自主性，导师却说女字是跪着的人，历史上男人贡献大，女权主义没必要，班上的女生也附和，让肖美丽非常生气。

毕业之后，肖美丽自己开了一个淘宝店，卖所谓的“古着”类服饰，在“一元公社”参加活动时认识了女权圈伙伴们，之后参加青年行动派的活动，成为核心志愿者，并且自己设计开发一些女权周边产品，譬如有女权标识的胸针、项链、T 恤等。眼下她的收入不足以自给，还要靠父母接济一部分。但她觉得自己不适合通常的工作。

猪川猫二饼是一个双性恋加虐恋的男生，他的肩背上留着大块的烫伤瘢痕，新创旧痕叠压。在《阴道之道》的《月经》一幕中，他扮演了一个渴望自己拥有月经、成为真正女性的变性者。中学期间，猪川猫二饼拼命对家人和同学掩藏自己的性取向，眼下对单位老板和多数同事仍旧不敢公开，怕丢工作，只在小区偶尔裸体或穿渔网装去倒垃圾。在同性恋群体内部，他这样的双性恋被视为败类，遭到歧视。

2009 年，猪川猫二饼接受性学家方刚的访谈，以后参加方刚举办的亲密关系沙龙，又通过方刚的微博关注了一批女权主义组织的微博账号，结识了青年行动派的肖美丽、艾可等人，并且阅读了李银河的《酷儿理论》等书籍，对她们的街头行为艺术非常钦佩。

出于自己遭遇的性取向歧视，猪川猫二饼对女权主义者群体有天生的好感，很快成为一个忠实的成员。在 BCome 成员麦子的鼓励下，他创办了一个“女权好男儿”的微博群，有了十几个伙伴，其中几个人参加了《阴道之道》的演出。

在 27 日《阴道之道》演出之后，全体演员带领观众齐唱《你是否听到女人在歌唱》，曲调来自电影《悲惨世界》的主题曲《你是否听到人民在歌唱》，小组成员们将自己对于女性



权利的愿望写下来，再由一个人将所有这些愿望填词，最后出来的歌词让所有人都觉得“特别棒”。

歌曲唱到“我想出门不害怕，想要美丽不被骚扰，请保护我别困住我”，响亮的歌声回荡在古老的殿宇里，引起全场观众共鸣。而“相信这世界应平等，打破沉重的枷锁，找回女人的力量”的结尾，则是女权主义者们的宣言。

这依稀是小组发起人吕频在 10 余年前经历的情景：当时的吕频在甘肃一个贫困县里挂职副县长，冬天到一个叫包家山的地方参加妇女扫盲班结业仪式，寒冷的天气里，一群中年女人齐声唱起了电视剧歌曲，她们大声的齐唱忽然让吕频感到，平时羞于出声、散落在田间屋角的女人们忽然变得不一样了，有了一种“最后的力量”。

长期迷茫的吕频由此下决心离开体制，做一个依靠自身力量的女权主义者。

街头到法庭

2012 年 2 月 14 日，即所谓“情人节”，北京前门大街的熙攘人流中出现了几位披着婚纱的“新娘”。不一样的是，她们的婚纱上带着“血”。

这是青年女权行动派的第一次亮相，也是中国女权界第一次行为艺术。吕频回忆，活动灵感来自于对西方的“反情人节”传统，事前观看了土耳其一个 NGO 组织的街头“快闪”照片，照片里几个人穿着带血的婚纱。吕频和伙伴们决定原封照搬，只是将血改成了鲜红的油漆。

麦子是活动组织者和“新娘”之一，她是北京一家公益组织的成员，和女权之声团体的交往密切，“她们说我特别有英勇就义的气质”。当时与麦子是一对恋人的肖美丽也披上了“带血”的婚纱，举着“暴力在身边，你依然沉默？！”的牌子，高喊“打不是亲，骂不是爱”。虽然天气寒冷，活动又很快受到保安和警察的驱赶，麦子却感觉特别好，“很有力量”。

事后，现场活动的照片和视频被传上微博，新华网发表了图集，“青年女权行动派”的名号也被媒体冠到了这群新生代的头上。

除了反情人节的创意，“带血婚纱”的时事背景是吕频负责的女性传媒监测网络、反家暴网络对于李阳家暴事件的关注。吕频是最早在网络上发现这起事件并深度介入的女权人士之一，并组织了万人反家暴签名。活动的传播也和“反家暴立法”的推动联结起来，吕频称之为“以小博大”。

“染血婚纱”带来的兴奋，让麦子很快想到了组织“占领男厕所”的活动。比起前一次扮演受伤新娘，这次行为艺术更为主动，挑战的是女厕所厕位普遍不足、上厕所需排长队的现实。

经过彩排，麦子和广州的女权组织合作，在当地先搞了一次，活动很顺利，男同胞们没有对抗，围观者和事先邀约的媒体众多，警察到场但未干预。在北京如法炮制时，却遇到了麻烦。事先踩点的积水潭地铁厕所被警察封锁，临时换到一个胡同内的厕所。吕频为这次行动付出了惨重代价，她被摩托车撞倒，摔断了两颗牙齿，事后又被一位男士称为“有碍观瞻”愤而拒绝修补，至今仍未完全复原。

“占领男厕所运动”成了一时气候，在郑州、南京、西安等地推广，往后引起了国家层面的实质性效果：卫生部在 2013 年底发布的《公共厕所卫生标准》（征求意见稿）中，将男、女厕所蹲位比例规定为“宜为 1：2”。这不是麦子和伙伴们努力的终点，她们在 2014 年 11 月 19 日“世界厕所日”给住建部和各地政府发公开信，要求扩建女厕，将男女厕位标准规定为“必须为 1：2”，得到了石家庄等地的积极回馈。

“剃光头亮瞎教育部”是吕频直接参加的少数活动，起因是响应广州 4 位女权主义伙伴在文塔之下剃头，抗议教育部和各高校在高考中设置男女生招生比例，涉嫌教育歧视。活动先后有 20 多人参加。

吕频觉得剃光头的“代价挺大”，原因是天气冷，很多人感冒了，头发又长得慢，第二年春天才完全恢复。“女生其实不适合剃光头。”另一位参加了活动的女生感觉则不同，“剃了光头后，新闻被妈妈看到了，担心我出去被人打。实际上人家都怕我，坐地铁忘了过安检，都没人拦。以前我其实是怕别人怎么看我的人，剃光头后别人怕我。”

扎眼的光头背后，实质是吕频的“妇女传媒监测网络”从 2012 年开始推动的高考招生歧视调研。她们从 211 高校网站上搜集招生数据，发现部分高校男女生投档线差异明显，最高相差 44 分，多数高校违规设置男女生招收比例。

吕频和一位律师就此向教育部提出信息公开申请。教育部回信称设置男女生比例是为了“国家利益”，被公众评论为“荒谬”，“光头亮瞎教育部”活动由此而起。出乎吕频预料的是，教育部态度转变很快，2014 年下达规定要求高校不得擅自设置男女生录取比例。存在招生性别歧视的高校数目也有明显下降。眼下吕频负责的组织仍在每年发布《“211 工程”学校招生性别歧视报告》。

从身体上说，“美丽的女权徒步”让吕频面对更大困难。她是肖美丽一头一尾的陪走者。缺乏锻炼的她，除了脚底那个被肖美丽称作“宇宙最大的水泡”，整个身体更像个沙袋。10 元钱一晚的货车司机旅店，则让她领略了“没有被子只有棉絮，棉絮是黑色的，不能



动，一动气味会让人呕吐”的处境。华北平原比首都更严重的雾霾、卡车的尾气，让吕频怀疑自己会随时中毒窒息。

自然，经历困难最多的是肖美丽自己。经费仰仗网络筹款，出发时预算为负。将近两千公里的国道，要靠脚步每天二三十公里来丈量，水泡磨成茧子，茧子又磨成水泡，直到她“掌握了水泡的规律”。手腕长出囊肿，膝盖变得僵直，让她曾经怀疑人为什么要生膝关节。小旅店的肮脏被褥和卫生状况可疑的饭菜，让她在湖北孝感水泻，躺在床上喊“我不要死，要干大事”，到赤壁医院输了 4 次液才止住，临到终点时长了满身荨麻疹。

更多的挑战，和性别相关。有时天黑了走入一座“鬼城”或者空镇子，害怕被抢劫、被强暴，找不到地方上厕所，却目睹男性司机或乘客在路边就地“解决”。住店时和店主发生冲突，两次险些被打。正是为了克服这些心理上的弱势，肖美丽坚持要走完全程。

在徒步的同时，肖美丽和伙伴们沿途征集“防治校园性侵”签名，和公开信一起邮寄给当地政府部门，一共征集到了两千多个签名。步行途中和事后，肖美丽到各地作讲座 30 多场，传播女权观念，其中包括给人人网的广告客户们讲座。徒步完成后一段时间，她身体变得黑瘦，却带来了心灵的自信，“一个为我拍纪录片的跳现代舞的女孩说，走路带来的身体自信比跳舞更强”。

赵思乐加入女权之声团体较晚，但作为 90 后的她是行为艺术中不可或缺的一员。在女权之声办公室陈列的大量行为艺术明信片中，2013 年“反对对妇女暴力日”的地铁唱歌、反对百合网“外婆逼婚”广告的上门抗议都出现了她的身影。但最重要的，无疑是她手持一沓发给各省市公安厅的收容教育信息公开申请书，在邮局前的留影。

事件的起因来自东莞扫黄前后人们对被称作“小劳教”的收容教育制度的关注，性工作者是收容教育的主要对象。从个人来说，赵思乐对性工作者群体的关注则早至初中时代。

那是 15 岁的赵思乐唯一一次去酒吧，被一桌陌生男人叫去喝酒，逗留到较晚时候，酒吧里所有的陪酒女渐渐主动集中到这张桌子，赵思乐感到陪酒女们言语中表示出对她的保护，大意是“她是个小女孩，别下手”，往后她们用目光护送赵思乐上了回家的计程车，让她感到一种姐妹情谊。

“姐妹情谊”是女权主义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它驱使赵思乐在多年以后在广州街头手持照片“寻找失踪的姐妹”，照片上的“性工作者”是赵思乐自己，含义是表明“我们和她们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只有一个孕妇拿走了传单，祝福她找到姐妹。

在这以前，赵思乐向国务院、公安部和 60 余个省级政府和公安厅的信息办发出收容教育信息公开申请，在得到“该信息属于警务秘密”的答复后提起行政复议，直到最终起诉广东省公安厅，以一个 90 后女生的身份站到了法庭上。



开庭之前，赵思乐和几个伙伴们在广州市中院门外手持红雨伞齐唱《你是否听到女人在歌唱》，内心却感到无奈，“我们没有机会谈判，只能在谈判桌下蹦蹦跳跳。”一审判决赵思乐败诉，上诉后的二审至今尚无下文。

她感到自己是向体制之墙“掷出了一块碎片”，虽然暂未破壁，却也得到了一百多位学者、律师的联署呼应，并与江平、应松年等 40 余位法学权威联名呼吁废止收容教育形成连锁效应。其间赵思乐在包括母校南京大学在内的多所高校作了十多场女权的讲座，还在武汉召开的性工作者权利研讨会上，当着潘绥铭、李银河等学者的面一人“唱双簧”表演了《阴道之道》中性工作者一幕。

赵思乐并不想就此罢手。今年她打算一年不剪头发，等到 11 月 25 日的“消除对妇女一切暴力日”，如果收容教育仍无改观，就将头发剪下来寄给公安部，作为这一天个人的行为艺术。



2014 年 10 月，赵思乐手持红雨伞在广州市中级法院门前留影，雨伞上写着广东省 13 个有收容教育所的城市名。图/万钦

批判的痛苦

吕频已经十余年没有回过家，13 年前的那次，也仅仅是出差路过临沂附近回家看了一趟。她也从来不给父母打电话，对母亲在偶尔的电话中表示的关心，她也从来不回应。

原因在于，她在家庭中看到一种权力关系，父母和姐姐都服从于这种关系，“我无法从内部改造这种模式，只能疏离。”即使是在母亲的关心和担忧中，她看到的也是“一种布网的控制方式，一种情感施债”。



作为一个资深的女权主义者，吕频对于家庭、婚姻和社交关系都保持着严格的批判态度，甚至延伸到了作息起居上。为了拒绝与主流社会同步，她把自己的作息时间调整到了晚上彻夜工作，下午 3 点后起床，4 点出门。

这样使她获得了一种摆脱控制的自由感，却也带来生活的诸多不变，譬如赶到银行时已经来不及排队，到医院看病门诊已下班。她的社交圈越来越萎缩，时间打发在看各种中央台新闻节目，以及近来的听广播电台上。

年轻时的吕频大学和研究生上的是中文系，曾经是“红迷”，读过《红楼梦》几十次。作为坚定的异性恋者，在 30 岁以前，吕频有过长期的男朋友，也相信自己是要结婚的。但此后她一直过着单身生活，陪伴她的只有或多或少的猫。数年以前记者第一次走进吕频家中，被狭小房间中的 4 只猫和无处不在的猫毛震惊，也感到混乱物什中的某种放弃，却也是对秩序的拒斥。

即使是坚持异性恋，在吕频看来也不只是天然的性取向，而是一种批判：不以同性恋来逃避女权主义者的艰难。“男人是个麻烦，我不想逃避这种麻烦。和男人的关系能让你感到父权无处不在，而同性恋却失去了与现实斗争的机会。就好像你逃到一个青山绿水的地方，假装雾霾不存在。”

但年岁的增长越来越使吕频感到，拒绝家庭和婚姻，使她失去了很多，“身边认识的人都过得越来越舒服，不需要为生活发愁。单身是贫困的原因”。

更重要的则是孤独。吕频并不想要单纯的性关系，她渴求情感满足，一种长期的关系，男女的同盟。随着年纪增长，以及圈子的狭窄，寻找这种关系异常艰难。

“要为自己的孤独做好准备，只是这种准备永远也做不到。”吕频对小伙伴说的这句警语，更像是说给她自己。

与此同时，吕频仍旧对一对一的男女关系保持着批判，认为没有出路，带来无尽的痛苦，曾经在网络上呼吁“小三、性工作者、同志、独身者联合起来，打破婚姻，不管用什么方法逃脱出来”。她也不想为了防止老无所依而成家或寻求社保，“不为我的老年投资”。

她承认自己过得痛苦，“女权主义，是一种把世界变得复杂和痛苦的主义”。

在一次与中华女子学院研究生的问答中，赵思乐也说了这句话。当时一个学生对她提出，有了女权主义意识之后，生活变得痛苦，时刻看到不平等和歧视，是不是不觉醒反而会快乐些？赵思乐当时回答说：“是否觉醒不是你的选择，是无可选择的事实。”



赵思乐个人的感情和婚姻生活中，不断遇到和男性的关系纠葛疑难。她最喜爱的作家是萧红，对于《黄金时代》中萧红对于男性抗争与依附的两难，她感同身受。婚姻出现危机后，她在微博上写下了萧红的疑问：“我为什么不能依附人，就因为我是个女人吗？”

“几个月前我还决定放下一切好奇和棱角，等男朋友有了稳定的工作，就当个家庭主妇。”这是赵思乐在 2011 年的微博上写下的一段话。

以后赵思乐结了婚，但 2014 年突如其来的变故把她推到了“救夫的女权主义者”的位置，而外部的危机并没有弥合婚姻本身的裂隙。每一次进入婚恋关系，赵思乐都有“从良”的想法，吕频称之为“拒绝成功”，意即回避做一个坚定的女权主义者。

赵思乐曾经努力地发表过一个系列朋友圈状态“女人本就不需要爱情”。在女权的眼光中，爱情同样是一种社会构建。但“找一百个理由说自己不需要，却免除不了痛苦”。她感到了向自己提出问题的那个女子学院学生的矛盾：如果不批判自己对于男性的依附需求，会少一些痛苦。

青年派的小伙伴们多少都会感受到，女权意识让她们与世界的关系变得紧张。

大学毕业前夕，肖美丽在路上打电话给远在四川眉州的妈妈，忽然感到有人摸下体，回头一看是个男人。肖美丽想要用刚学到的防身术，那个男人已经跑掉。肖美丽冲着他背影喊“操你妈”，出口却觉得不对：这句骂人话实际是男人专属，她并不想“操你妈”，也不想“操你”，后者正是这个男人所愿。肖美丽感到了一阵失语的悲哀。

2012 年情人节“带血婚纱”行为中余下的油漆，当年冬天被用在了“裸胸反家暴”活动中，伙伴们将各式各样的胸部涂上油漆，拍照发到微博和豆瓣上，挑战大家对于“高耸、浑圆”的大胸想象。肖美丽的平胸照片旁边注有“家暴可耻，平胸光荣”，结果众多网友的留言是“因为平胸，所以被打吗”。以后在一次活动中，还有人对肖美丽提到“平胸被家暴”的传闻。

对于父母，肖美丽既需要他们的关心接济，又需要反抗他们“找个男人结婚”的催促，不敢对他们暴露性取向。爸爸还曾经希望她考公务员，或者当女兵。对于肖美丽做女权活动，母亲质疑“我们家没有男女不平等现象，你为什么要管这些”。肖美丽无从解释。

与青年行动派关系密切的老一辈女权活动家冯媛，也在家庭和两性关系上面临类似困惑。冯媛早年嫁给了比自己大 36 岁的哲学家王若水，需要承担一个大家庭的家务，已故的人民日报社社长胡绩伟曾在文章中感叹冯媛的付出和不易。王若水去世之后，冯媛单身生活至今，繁多的社会活动填满了她的时间，“过于充实了”。



在一次关于“情妇”的聚会讨论后，冯媛在一篇小文章里表达了自己对一夫一妻制的批判，表示自己喜欢的是“无夫无妻”、“非夫非妻”。在内心，她也不再对“情妇”感到排斥，感觉“灰蒙蒙的长安街也变得透明了几许”。

在一次聊天中，冯媛曾经针对赵思乐提出的“爱上有妇之夫怎么办”的问题回答说：“尽量不要伤害到他人，但有时也无可逃避。”

最近的武媚娘剪胸事件当中，如何看待男性对女人“大胸”的欲望，吕频、李思磐和艾晓明之间产生了分歧。吕频认为男人反对审查、要看大胸的抗议大部分是撒娇，女人的胸部不应成为男人意淫的对象。艾晓明却表示，应该抵制男人对于女人胸部的消费式凝视，但观看的欲望本身是合理存在：“凝视是一回事，用凝视压迫女性又是一回事。”在东莞扫黄事件中，类似的分歧也曾经出现：是注重抵制男性对于女性身体的购买消费，还是认同性工作者有自主的性权利。

对于男权社会不停地批判，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吕频直率地表示是跟主流对着干，“他们强调差别时，我们要一致。他们抹杀差别时，我们要说差异”。其中不排除一种智力上的满足感。赵思乐认为是“在实质平等、反权威的原则下无穷无尽的批判与自反”，去除一切关系和情感中的权力因素。但理想中的两性关系可遇不可求，“只要还有一个人在说‘更无一人是男儿’，就没有实质性平等”。

在行动中与社会、体制的对抗，是女权青年派面临的另一重压力。

徒步中征集反校园暴力签名，是肖美丽记忆中最痛苦之事。在咸宁街头，一堆情侣面带微笑听肖美丽讲述，脚下却不停步，肖美丽一直跟到半条街拐弯处，男的忽然撂下一句：“现在老人倒地都无人敢扶，谁敢给你签名？”

徒步的后期，一再遭遇挫败的肖美丽情绪趋于失控，在广东英德市，一位抱小孩的妇女不肯签名，肖美丽脱口骂了她，对方惊异你做公益的怎么能这样，一旁陪走的吕频则表示“肖美丽，我不认识你”。

徒步初期，肖美丽曾和吕频一起去教育部门递交建议信，发现对方根本不明就里，还得向他解释信息公开是怎么回事。而在武汉某地，工作人员则说我们没有这个校园防性侵机制，所以你没有理由申请信息公开，让肖美丽无言以对。

赵思乐在申请收容教育信息公开和法庭上的经历，更使她感到挫败。递交了申请书之后，某地政府人员打电话追问她“跟这事有什么关系，要达到什么目的”，最后说“或许这事跟你的切身利益和生活有关系，但这是你的隐私，我也不便过问”，语气中的暗示让赵思乐觉得好笑。



在法庭上，几个警方的大男人占据了狭小法庭的旁听席，赵思乐几乎进不了法庭。审理案件的合议庭成员全是女性，却没有让赵思乐感到对于女性权益的维护，公安厅方面当庭提交的证据不让原告方过目，赵思乐和律师提出抗议被驳回，她的最后陈述不断被审判长打断。

休庭期间，公安厅的几位警察对赵思乐说：“你不要恨我们，我们只是执行公务。”赵思乐反诘“执行公务就可以作恶吗”，对方的态度立时变得粗暴，赵思乐忍不住离开到角落里掉泪。最后败诉的结果，也出乎赵思乐和律师最初的预料。

在赵思乐打官司期间，一位扫黄警察主动联系上她，讲述自己对那些被收容教育的“卖淫女”的同情。但在媒体报道后，他又提心吊胆，再三要求赵思乐删除有关他的报道和信息。这个警察的担忧让赵思乐感到，在掷出碎片的过程中，自己可能被机器压碎，“再变成别人手中掷出的碎片”。



2013 年 10 月 27 日，郑州市，107 国道，肖美丽和她的伙伴在“女权徒步”的路上。

世妇会一代到青年派

1988 年，北京市前门东大街王行娟的家里，冯媛参加了一场炸酱面聚餐，在场者有十几位女性精英，包括胡舒立、谢丽华等人。聚餐的正题是成立挂靠于管理科学院的北京妇女研究所。这是中国第一个民间女权组织。



出身贫寒、靠奖学金读完大学、身为离休干部的王行娟，受过老一辈共产党女性活动家蔡畅、邓颖超等人的影响，看到改革开放后女性在“优化组合”中面临下岗，以及女干部在差额选举中被“差掉”的现实，联络人成立了这个妇女研究所。此时波伏娃的《第二性》等著作刚刚翻译到中国，女权主义这个词还不为人所知，王行娟等人当时接触到的一些理论称作“妇女意识”。

此后妇女研究所开通了红枫热线，极为火爆，还在北京和天津等地与街道、派出所合作组建了“半边天”社区网络，提供心理和法律咨询，干预家庭暴力。这一模型以后在天津全市获得推广。王行娟在一线一直工作到 2010 年才卸任理事长，如今 85 岁的她仍然每周去一次单位，成为在世年纪最大的女权工作者。

1995 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前夕，希拉里指名访问红枫热线，妇女研究所因此变得敏感，失去主管单位，变为工商注册，甚至一度面临关闭之虞。但对于中国女权界来说，世妇会实在是新一代的摇篮。

世妇会在官方会议之外有大型的非政府组织论坛。王行娟回忆，在会议筹备和召开期间，一大批华裔女权人士向国内输入了当代女权观念，“feminism”这个名词有了确切理解，传统的“妇女解放”进展为“性别视角”，并进入了官方的妇联用语。

一大批女权组织纷纷成立，催生了整个社会 NGO 组织的发育，在 90 年代前期的封闭氛围之后，国人第一次了解了何为 NGO，女权实际有为公民社会开路之功。

“炸酱面聚餐”之时，冯媛的身份是《人民日报》记者，她被丈夫王若水戏称为现成的女权主义者。吕频则还在读大学和痴迷《红楼梦》。几年后她们先后来到中国妇女报社，又被世界妇女大会的劲风一起卷入女权事业中。

两人都是世妇会的报道者，但在会后不满足于只是报道而已。冯媛模仿国外经验发起了妇女传媒监测网络，几年后又和陈明侠等人一起成立了隶属中国法学会的反家暴网络。吕频成为这两个机构的核心志愿者。

在几年的志愿者生涯中，吕频渐渐对所在单位和女权界现状感到不满。不少妇女组织借世妇会东风而生，却又渐成僵壳。吕频花了很多精力为它们工作，却发现那些圈子很保守，“一只脚仍旧踏在体制内，思想行为不会走得特别远”。吕频还发现，圈子里仍然保留着等级制，看重头衔和体制内的资源，人情和工作搅在一起。这是由于，这些组织的最大追求是游说体制。即使是像农家女这样注重实际的组织，也只是做一些技能培训，在吕频看来不解决根本问题。

另外一些人则托身于高校，建立性别研究网络，专注于学术研究，有些日趋精英化的味道。



从甘肃挂职回来后，吕频决定走自己的路，成立了女权之声办公室，招募年轻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直至形成了青年女权行动派。她和伙伴们一样拿着低微且不稳定的工资，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活动，在行动者和专家之间寻找着自己的位置。

从青年派成员们的眼光看来，吕频和冯媛都属于世妇会一代，但她们跟上了新时期的节奏，和青年派成员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冯媛除了是妇女传媒监测网络和反家暴网络的领头人，还担任女权学校的教师，听课的赵思乐发现，她对于女权和社会转型之间的关系很熟悉。对于青年派的出现和行为艺术，她和艾晓明一样，属于全力支持的后盾。

冯媛评价，2012 年女权行动派的出现，打破了女权界近十年的沉寂，打破了过去“建言献策”的局限，直接诉诸公众眼球和关切，依托社交媒体传播，背后又联结着制度关注。另一个意义则是，85——90 后女权主义者新生代开始走向前台，成为新的主体，出现了比过去都要明显的代际交替。

2000 年前后转向女权主义的艾晓明，更对新生代的出场推崇备至。“她们的身份和行为，与以前一批性别研究者划了一道界限。”艾晓明觉得，青年派更强调行动的力量，本身处于体制之外，更少自我审查，这和包括她本人在内的人群都不一样。

清华大学政治学者吴强分析，青年行动派主体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青年，是中产阶级自行培养出的下一代，身上的负担少，她们对父权的反抗，也有对自己优越出身的反叛在内，具有强烈的批判性。他甚至在女权主义者们身上看到了“改变社会力量格局”的可能。

赵思乐把这种批判意识称作“放弃性别红利”，就是一部分受益于独生子女政策的 85——90 后女性，甘愿不用自己较好的教育背景和家庭条件来换取安稳生活，而是投入对其他阶层和年龄段的弱势女性群体的关怀，促进社会转型。

青年派行为艺术的方式和强烈的身体意识，最大地放大了个人的意见表达，更具视觉冲击力，又和社交新媒体结合起来，迅速传播，艾晓明评价为“从不可能的地方绝地反击”，具有强烈的批判力量。为了支持叶海燕，也出于对这种“绝地反击”方式的认同，艾晓明在“校长开房找我”的行为中拍下了上身裸照，为此遭到诸多争议，她却全不在乎，“我支持她们的活动，不管别人怎么想”。

“她们的人数很少，但撬动社会的能量很大。”对于肖美丽的女权徒步和赵思乐的起诉收容审查，艾晓明的评价都很高，她甚至兴奋地说到“青春无敌，或者说用女权主义武装起来的青春少女是无敌的”。

鼓励学生们将《阴道之道》搬到北外上演的教师李今朝，则在惊叹“青年行动派”能量和创造力的同时，更多看到了现实的艰难，“受到大环境的打压，没有强大资金支持，声音



被边缘化，又要生存，又要行动，理论不能系统化”。对青年派的行为艺术，王行娟也有类似的“挑战公众视觉，越来越边缘化”的担心。

2015 年是北京世妇会 20 周年，联合国妇女委员会将对当年通过的《北京行动纲领》实现情况审议评估，并召开纪念性大会。吕频的组织负责向委员会提交媒体状况的影子报告，赵思乐是这部分的执笔人。她们还不约而同地对周国平事件撰写了评论。

肖美丽从女性传媒大奖的领奖台上走下之后，正在整理补充自己的徒步日记，准备下一次讲座和《阴道之道》的演出。她还梦想着有机会出国学习绘画，在从事女权活动的同时做一个艺术家。

猪川猫二饼面试了下一份工作，还完成了最近一次行为艺术：珠海公交车上父亲长时间亲吻女儿的事件出来后，他和“女权好男儿”伙伴们制作了一个布娃娃，他本人则戴上写有“男”字的中年人面具，在地铁上对布娃娃做各种猥亵动作，视频末尾出现了一行字幕：“无论我做什么，年幼的她都无法说不。”



“青年女权行动派”的精神领袖吕频，是诸多行为艺术的创意者。图/尹夕远

元旦之前，吕频写下了年终回顾文章的题目《太累了，真想休息》。她吐露，没有想到 2014 年如此漫长，身心的衰老和疼痛带来了焦虑，有时觉得自己耗竭得近乎一无所有。

但她并不打算放弃锋利。走在雾霾深重的北京大街上，“全副武装”的吕频郑重地批评身旁的记者：雾霾天不戴口罩，是一种粉饰太平的不正当行为，“似乎我们还是安全的”。



而在 2015 开年的周国平事件中，当周删除“女人首先要是一个好情人、妻子、母亲”的微博言论并引用歌德“伟大的女性，引导我们向前进”的名言表示妥协后，吕频直率地提醒女同胞们拒绝这份“心灵鸡汤”。

相关链接：

Co-China 周刊 109 期：谁怕女性身体
Co-China 周刊 172 期：那些花儿去哪儿了？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主编：方可成

编辑：王菡

设计：潘雯怡，季文仪

校订：季文仪

出品人：杜婷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doc 版请发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doc+subscribe@googlegroups.com；若订阅 pdf 版请发送至 cochinaweeklypdf+subscribe@googlegroups.com；mobi 版至 cochinaweeklymob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epub 版至 cochinaweeklyepub+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此电子周刊由 「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 「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是在香港注册的非牟利团体。除了 Co-China 周刊之外，Co-China 每月还在香港举办论坛，并透过网络进行视频、音频和文字直播。2012 年开始 Co-China 在香港举办面向青年的夏令营，第一届主题为 「知识青年，公共参与」，2013 年夏令营的主题是 “始于本土：本土、国家、世界冲撞与协商」。

Co-China 论坛网址：https://cochina.co

Co-China 论坛新浪微博：CoChina 論壇（http://weibo.com/1510weekly）

Co-China 论坛 facebook： “我在中國」（Co-China）論壇（https://www.facebook.com/CoChinaOnline）

